

班固列傳第三十下

范曄 後漢書四十一下

唐章懷太子賢注

主人喟然而歎曰痛乎風俗之移人也子實秦人矜夸館室保界

河山信識昭襄而知始皇矣惡睹大漢之云為乎喟歎貌也前書曰人有

水士之風氣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無常隨君上之情欲謂之俗夫大漢之開原也奮

布衣已登皇極繇數耨而創萬世蓋六籍所不能談前聖靡得而

言焉漢高祖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劍取天下高祖起兵五年而即帝位故云由數當此之

時功有橫而當天計有逆而順人故婁敬度執而獻其說蕭公權

宜已拓其制時豈泰而安之哉計不得已也橫音胡孟反高祖入關秦

井此功有橫而當天也逆謂以臣伐君前書陸賈曰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及高祖入關秦人爭

獻牛酒此為計有逆而順人也婁敬已見上又曰蕭何修未央宮上見壯麗甚怒何對曰天下未

定故何因速就宮室且天子以四海為家非令壯麗無以威重且無令後吾子曾不是睹

顧耀後嗣之末造不亦閤乎

顧反也耀炫耀也言吾子曾不睹度執權宜之由而反



昭陽之事也。今將語子已建武之理永平之事監乎泰清已變子之或志

淮南子曰太清之化也和順以寂漠質往者王莽作逆漢祚中缺天人致誅六

直以素樸高誘注曰太清無為之化也。遺室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秦項之災猶不克半書契已

合相滅事其相誅也于時之亂生民幾亡鬼神泯絕壑無完柩郭罔

來未之或紀也入者神之主生人既亡故鬼神亦絕也楊子法言曰秦將白起長平之戰坑四十萬人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也故下民

號而上愬上帝懷而降鑒致命于聖皇上帝天也聖皇光武也懷猶慈念也降下也鑒視也言上天慈念下人之上愬於是聖皇乃握乾符闡坤珍披皇圖稽帝文赫爾

發憤應若興雲霆發昆陽憑怒雷震乾符坤珍謂天地符瑞也皇圖帝文謂圖書也遂超大河跨北嶽立號高邑建都河洛跨據也言光武度河據北嶽遂即位為高邑也。紹百王之荒屯因造化之盪滌體元立制繼天而作紹繼也系唐統接漢緒茂

育羣生恢復疆宇勳兼乎在昔事勤乎三五兩雅曰系繼也緒業也前書曰漢帝本系出自唐帝言光武能

繼唐堯之統業也恢大也三五三皇五帝也豈特方軌竝迹紛綸后辟理近古之所務蹈二聖之險

易云爾哉軌轍也紛綸猶雜跡也爾惟曰后辟君也且夫建武之元天

地革命四海之內更造夫婦肇有父子君臣初建人倫實始斯乃

處義氏之所已基皇德也易曰天地革而四時成又曰湯武革命爾雅曰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基始也帝王紀曰庖犧氏風姓也制

斯軒轅氏之所已開帝功也黃帝號軒轅氏前書昔在黃帝畫野分州易繫辭曰神農氏日中為市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刻木

湯武之所已昭王業也尚書武王曰今予惟龔行天之罰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言光武征伐如湯武者也遷都改

邑有殷宗中興之則焉即土之中有周成隆平之制焉尚書曰盤庚遷于般史記曰帝

陽甲之詩殷衰諸侯莫朝陽甲崩弟盤庚立自河北度河南居湯之故地行湯之政殷道復興尚

書曰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孔安國曰洛邑地執之中也春秋命歷序曰成康之隆醴泉湧出

言和洛陽如殷不階尺土一人之柄同符乎高祖孟子曰紂去武丁未久也尺地

宗周成之制也又曰舜文王相去千有餘歲若合符契克己復禮已奉終始允恭乎孝文左傳仲尼曰古有志克己復禮仁也孫卿子曰生人



之始死人之終也終始俱善人道必矣尚  
 書允恭克讓謂躬自儉約同於文帝也  
 猶法則也禮記曰仲尼憲章文武尚書曰若稽古帝堯言法乎  
 考古而封泰山勒石以記成功也炳明也其禮儀明乎武帝也  
 而論功仁聖之事既該帝王之道備矣  
 美也或作眇眇遠也該備也  
 至于  
 水平之際重熙而累洽盛三雍之上儀修袞龍之法服敷鴻藻信  
 景鏢揚世廟正予樂人神之和允洽君臣之序既肅  
 熙光也洽決也三  
 雍謂明堂辟雍靈  
 臺也永平二年正月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禮畢登靈臺三月臨辟雍行大射禮周禮王之吉服  
 享先王帥袞冕鄭玄注曰袞卷龍衣也永平二年帝及公卿列侯始服冠冕衣裳敷布也鴻大也  
 藻文藻也謂明堂禮畢登靈臺之後布詔于天下曰建明堂立辟雍起靈臺恢弘大道被之八極  
 此為布鴻藻也信讀曰申景大也鏢美也揚也廟謂上尊號光武廟曰世祖正予樂謂依識文改  
 大樂為大  
 乃動大路遵皇衢省方巡狩窮覽萬國之有無考聲教之  
 子樂也  
 所被散皇明已燭幽  
 大路玉路也皇衢馳道也易曰先王以省方觀人設教尚  
 書曰歲二月東巡狩又曰湖南暨聲教皇大也燭照也  
 然後  
 增周舊修洛邑翩翩魏魏顯顯翼翼光漢京于諸夏總八方而為  
 之極  
 周成王都洛邑漢又增而修之故曰增焉翩翩魏魏顯顯翼翼並宮闕顯盛之貌  
 論語曰不如諸夏之亡詩商頌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極中也洛陽土之中也  
 是已  
 皇城之內宮室光明闕庭神麗奢不可踰儉不能侈  
 言奢儉  
 合禮也  
 外則因

原野已作苑順流泉而為沼發蘋藻已潛魚豐圃草已毓獸制同  
 乎梁騶義合乎靈囿  
 蘋藻並水艸也詩小雅曰魚在藻韓詩曰東有圃艸駕言行狩  
 騶者天子之田也詩大雅曰王在靈囿鹿攸伏毛萇注云  
 囿所以域養禽獸也此言魚獸各得其所如文王之靈囿也  
 若乃順時節而蒐狩簡  
 車徒已講武則必臨之已王制考之已風雅  
 左傳臧僖伯曰春蒐夏苗秋獮  
 注云各隨時之閑也禮記王制曰天子諸  
 侯無事則歲三田田不以禮曰暴天物也  
 歷騶虞覽馴職嘉車攻采吉日禮官  
 正儀乘輿乃出  
 詩國風序曰騶虞蒐田以時仁如騶虞毛萇注曰騶虞義獸白虎黑文不  
 馴也草大也又小雅序曰車攻宣王復古也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  
 焉其詩曰我車既攻我馬既同注云攻堅也又吉日詩曰我車既好四牡孔阜宣帝詔曰禮官具  
 禮儀  
 於是發鯨魚鏗華鍾登玉輅乘時龍鳳蓋颯灑和鸞玲瓏天官  
 也  
 景從禮威盛容  
 鯨魚謂刻木作鯨魚形也鏗謂擊之也音苦耕反尚書大傳曰天子將出  
 則撞黃鍾五鍾皆應薛綜注東京賦云海中有大魚名鯨文有獸名蒲  
 牢蒲牢素畏鯨魚鯨魚擊蒲牢輒大鳴呼凡鍾欲令其聲大者故作蒲牢於其上撞鐘者名  
 為鯨魚鐘有篆刻之文故曰華爾雅曰馬高八尺以上曰龍月令春駕蒼龍各隨四時之色故曰  
 時也玲瓏聲也蔡邕獨斷曰  
 百官小吏曰天官禮亦盛也  
 山靈護野屬御方神雨師汎灑風伯清塵干  
 乘雷起萬騎紛紜元戎竟野戈鋌彗雲羽旄電旌旗拂天  
 山靈山  
 神也屬



連也音燭方四方也雨師畢星也風伯箕星也韓子師曠謂晉平公曰黃帝合鬼神於太山風伯  
進掃雨師灑道蔡邕獨斷曰天子大駕備千乘萬騎元戎戎車也詩小雅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  
毛萇注曰元大也夏后氏曰鉤車先正也殷曰寅車先疾也周  
曰元戎先良也說文曰鉅小矛也音市延反肆掃也音似銳反 焱焱炎焱揚光飛文吐  
爛生風吹野燎山日月為之奪明丘陵為之搖震焱焱炎焱竝戈矛車馬  
之光也說文曰焱火華  
也音以瞻反 遂集乎中囿陳師案屯駢部曲列校隊勒三軍誓將帥中  
囿中也續漢志曰大將軍營五部校尉一人部下有曲曲下有屯長一人駢猶陳列也杜預注左  
傳曰百人為隊鄭玄周禮注云天子六軍三居一偏故此言勒三軍也周禮曰臺吏聽誓于前斬  
牲以向陳曰不用命者斬然後舉烽伐鼓命三驅輕車霆發驍騎電驚  
游基發射范氏施御弦不失禽彎不詭遇飛者未及翔走者未及  
去殺梁傳曰三驅之禮一為乾豆一為賓客二為充君之庖霆發電驚竝言疾也游基養由基  
也淮南子曰楚有神白猿王自射之則搏而嬉使養由基射之始調弓矯矢未發而後擁木  
號矣范氏趙之御人也孟子曰趙簡子使王良御終日不獲一禽反曰天下賤工也王良曰吾為  
範我驅馳終日不獲一為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趙岐注曰範法也為法度之御應禮之射終日不  
得一詭遇非禮射也則能獲十弦不  
失禽謂由基也彎不詭謂范氏也 指顧倏忽獲車已實樂不極般殺不盡物  
馬跪餘足士怒未泄先驅復路屬車案節高唐賦曰舉功先得獲車已實爾  
猶屈也方言曰泄歇也漢官儀大駕屬車八  
十一乘子虛賦曰案節未舒謂駐節徐行也於是薦三犧效五牲禮神祇懷百

靈御明堂臨辟雍揚緝熙宣皇風登靈臺考休徵左傳鄭子太叔曰為五  
牲三犧杜預注云五牲  
麋鹿麇狼兔三犧祭天地宗廟之犧也郊祭天也天神曰神地神曰祇百靈百神也詩曰懷柔百  
神御朝也謂朝諸侯於明堂詩大雅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鄭玄注云緝熙光明也尚書曰休徵  
孔安國注云 敘美行之驗 俯仰乎乾坤參象乎聖躬目中夏而布德瞰四裔而抗  
稜易繫辭曰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聖躬謂天子也中  
夏中國也瞰音苦暫反四裔四夷也稜威也左傳曰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也西邊河  
源東澹海滄北動幽崖南趨朱垠湯滌也河源在崑崙山前書曰威稜澹乎鄰國  
音義曰澹猶動也音徒濫反滄水涯音郭璞  
注爾雅曰滄上平坦而下水深者為滄殊方別區界絕而不鄰自孝武所不能  
征孝宣所不能臣莫不陸讐水慄奔走而來賓爾雅曰讐懼  
也音之涉反遂綏哀  
牢開永昌綏安也哀牢西南夷號永平十二年其國  
王柳貌相率內屬以其地置永昌郡也春王三朝會同漢京是日  
也天子受四海之圖籍膺萬國之貢珍內撫諸夏外接百蠻春王猶  
春王正月也三朝元日也朝音陟遙反謂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前書谷永曰今年正月朔  
日食於三朝之會周禮曰時見曰會殷賦曰同賈達注國語曰膺猶受也詩曰因時百蠻也乃  
盛禮樂供帳置乎雲龍之庭陳百僚而贊羣后究皇儀而展帝容  
供帳供設帷帳也供音九用反前書曰三輔長無供帳之  
勞戴延之記曰端門東有崇賢門次外有雲龍門贊引也



列金疊班玉觴嘉珍御太牢饗庭實貢獻之物也左傳孟獻子曰臣聞聘而獻物於是庭實旅百千品言多也說文曰鍾器也孔

布絲竹鍾鼓鏗鎗管絃擘煜食舉謂當食舉樂也蔡邕禮樂志曰天子樂郊祀陵

功舞八佾韶武備太古畢左傳晏子曰五聲六律杜預注云五聲宮商角徵羽六律

兜離罔不具集東方曰棘南方曰任西方曰株離北方曰禁禁字書作伶音樂禁反休音

撞鍾告罷百僚遂退萬樂百禮盛言之也暨至也易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禮統曰天

於是聖上親萬方之歡娛久沐浴乎膏澤懼其侈心之將

萌而怠於東作也尚書曰平秩東作注云歲起於春而始就耕乃申舊章下明詔命有司班

憲度昭節儉示太素詩大雅曰率由舊章鄭玄注云舊典文章左傳臧哀伯曰大路越席大羹不致昭其儉也列子曰大素者質之始也去後

宮之麗飾損乘輿之服御除工商之淫業興農桑之上務遂令海

內棄末而反本背偽而歸真女修織紉男務耕耘器用陶匏服尚

素玄恥織靡而不服賤奇麗而不珍捐金於山沈珠於淵前書文帝

耳目不營嗜欲之原滅廉正之心生莫不優游而自得玉潤而金

聲取穢猶過惡也楊雄集曰滌瑕蕩穢淮南子曰形者生之舍神者生之制也又曰和順以寂

俎豆莘莘下舞上歌蹈德詠仁前書平帝立樂學宮郡國曰學縣道邑及侯國曰

謙言弘說咸舍和而吐氣頌曰盛哉乎斯世詩曰飲酒之饌毛萇注云不脫

今論者但知誦虞夏之書詠殷周之詩講義文之易

登降飫宴之禮既畢因相與嗟歎玄德

所由反禮記曰歌者在上貴人聲也又

嗟歎之不足故手之舞之足之蹈之

孟子曰孔子德如金聲也

是已四海之內學校如林庠序盈門獻酬交錯

於是百姓滌瑕盪穢而鏡至清形神寂漠

於五湖之用以杜淫邪之欲也

於是百姓滌瑕盪穢而鏡至清形神寂漠

於五湖之用以杜淫邪之欲也

於是百姓滌瑕盪穢而鏡至清形神寂漠

於五湖之用以杜淫邪之欲也

於是百姓滌瑕盪穢而鏡至清形神寂漠

於五湖之用以杜淫邪之欲也

於是百姓滌瑕盪穢而鏡至清形神寂漠



論孔氏之春秋罕能精古今之清濁究漢德之所由伏義畫八卦文王作卦辭孔子作春秋

善惡也秋清濁猶唯子頗識舊典又徒馳騁乎末流温故知新已難而知德論語孔子曰温故知新可以為師矣又曰由知德者鮮矣且夫辟界西戎

者鮮矣未流猶下流也謂諸子也前書曰不入於道德放縱於末流且夫辟界西戎

險阻四塞修其防禦孰與處乎土中平夷洞達萬方輻湊辟遠也音匹亦反戰

國策蘇秦說孟嘗君曰秦四塞之國也高誘注云四面有山關之固故曰四塞之國防禦秦領謂關禁也輻湊如輻之湊於轂也前書武帝詔吾丘壽王曰子在朕前之時知畧輻湊也

九峻涇渭之川曷若四瀆五嶽帶河沂洛圖書之淵四瀆江河淮濟也河圖曰天有四表

以布精魄地有四瀆以出圖書爾雅曰泰山為東嶽衡山為南嶽華山為西嶽恒山為北嶽圖書之泉謂河洛也易繫辭曰河出圖洛出書也建章甘泉館御

列仙孰與靈臺明堂統和天人館御謂設臺以進御神仙也禮含文嘉曰禮天子靈臺以考觀天人之際法陰陽之會也太

液昆明鳥獸之囿曷若辟雍海流道德之富三輔黃圖曰辟雍水四周於外象四海也游俠踰

侈犯義侵禮孰與同履法度翼翼濟濟也游俠即西賓云荆曲豪俊游俠之雄踰侈謂列肆侈於姬姜等也爾雅曰翼翼敬也詩曰濟濟多士毛萇注云濟濟多威儀也

子徒習秦阿房之造天而不知京洛之有制也識

函谷之可闕而不知王者之無外也史記曰秦始皇作阿房宮造至也公羊傳曰王者無外也主人之

辭未終西都賓矍然失容逡巡降階慄然意下捧手欲辭主人曰

復位今將喻子五篇之詩說文曰矍視遽之貌音許縛反周書曰臨攝以威而慄慄者猶恐懼也音徒類反喻告也賓既卒

業乃稱曰美哉乎此詩義正乎揚雄事實乎相如非唯主人之好

學蓋乃遭遇乎斯時也揚雄作長楊羽獵賦司馬相如作子虛上林賦並文雖藻麗其事迂誕不如主人之言義正事實也小子

狂簡不知所裁既聞正道請終身誦之其詩曰論語孔子曰吾黨之小子裁之又曰不伎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終身誦之

明堂詩 於昭明堂明堂孔陽聖皇宗祀穆穆煌煌於音烏歎美之辭也詩周頌曰於昭

于天孔甚也陽明也國風曰我朱孔陽聖皇宗祀謂祭光武於明堂也詩曰穆穆煌煌宜君宜王穆穆猶敬也煌煌猶美也上帝宴饗五位時序

誰其配之世祖光武前書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五帝也河圖曰蒼帝威靈仰赤帝赤熒怒黃帝含樞紐白帝白招矩黑帝吐光紀揚雄

河東賦曰靈祇既饗五位時序謂各依其方而祭之普天率土各已其職猗與緝熙允懷多福詩小雅

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溥亦普也孝經曰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詩商頌曰猗歟猗美也允信也懷來也詩大雅曰聿懷多福

辟雍詩 迺流辟雍辟雍湯湯聖皇莅止造舟為梁湯湯水流貌莅臨也詩小雅曰方叔

來助祭詩商頌曰猗歟猗美也允信也懷來也詩大雅曰聿懷多福

辟雍詩 迺流辟雍辟雍湯湯聖皇莅止造舟為梁湯湯水流貌莅臨也詩小雅曰方叔



後漢書  
卷之四十一

茲止大雅曰造舟為梁毛萇注云天  
幡幡國老迺父迺兄抑抑威儀孝友光  
明說文曰幡幡老人貌也音步何反孝經援神契曰天子尊事三老兄  
事五更抑抑美也詩曰威儀抑抑爾雅曰善父母為孝善兄弟為友於赫太上示我

漢行鴻化惟神永觀厥成於赫歎美也太上謂太古立德賢聖之人並著養老之禮  
今我漢家遵行之也鴻大也文子曰執立德於心化馳如

神詩周頌曰我客及止永  
觀厥成爾雅曰觀示也

靈臺詩 迺經靈臺靈臺既崇帝勤時登爰考休徵詩大雅曰經始靈  
臺崇高也時登以

時登之休美  
也徵驗也 二光宣精五行布序習習祥風祁祁甘雨三光日月星也五行  
布也精明也五行

水火金木土布序謂各順其性無謬也習習和也詩小雅曰習習谷風禮斗威儀曰君正頌平  
則祥風至宋均注曰即景風也祁祁徐也詩小雅曰興雨祁祁尚書考靈耀曰榮威順行甘雨時  
也百穀溱溱庶卉蕃蕪屢惟豐年於皇樂胥百言非一也尚書洪範曰百穀  
用成溱溱盛貌尚書曰庶艸蕃

蕪爾雅曰蕃蕪豐也詩周頌曰綏萬邦屢豐年又曰於皇時周  
於音鳥詩小雅曰君子樂胥受天之祐注云胥有才智之名

寶鼎詩 嶽修貢兮川效珍吐金景兮歆浮雲寶鼎見兮色紛緇

煥其炳兮被龍文謂永平六年王維山得寶鼎廬江太守獻之景光也說文曰  
歆氣出貌音火驕反史記曰秦武王與孟悅舉龍文之鼎登祖

廟兮享聖神昭靈德兮彌億年時明帝詔曰其以祠祭之日陳鼎於廟以備器用彌  
終也萬萬曰億尚書曰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

白雉詩 啓靈篇兮披瑞圖獲白雉兮效縈烏靈篇謂河洛之書也固集  
此題篇云白雉素烏歌故

兼言效 發皓羽兮奮翹英容絜朗兮於涓精皓白也翹尾也春秋元  
命包云烏者陽之精章皇德

兮俾周成永延長兮膺天慶章明也俾等也孝經援神契曰周  
成王時越裳獻白雉慶讀曰卿及肅宗雅

好文章固愈得幸數入讀書禁中或連日繼夜每行巡狩輒獻上

賦頌朝廷有大議使難問公卿辯論於前賞賜恩寵甚渥固自己

二世才術位不過郎二代謂  
彪及固感東方朔揚雄自論已不遭蘇張范蔡

之時作賓戲已自通焉東方朔答客難曰使蘇秦張儀與僕並生曾不得掌故安敢  
望侍郎乎楊雄解嘲曰范睢魏之亡命也蔡澤山東之匹夫

也有談范蔡於許史之間則後遷立武司馬續漢志曰宮掖門每門司馬一人  
秩比千石立武司馬主立武門天子

會諸儒講論五經作白虎通德論令固撰集其事章帝建初四年詔諸王  
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

經同 時北單于遣使貢獻求欲和親詔問羣僚議者或已為匈奴

變詐之國無內向之心徒已畏漢威靈逼憚南虜南匈奴  
奴也故希望報

命已安其離叛今若遣使恐失南虜親附之歡而成北狄猜詐之

進

進

進

進

進

進

進

進



計不可固議曰竊自惟思漢興已來曠世歷年兵繼夷狄尤事匈奴綏御之方其塗不一或脩文呂和之或用武呂征之或卑下呂就之文帝與匈奴通關市妻以漢女增厚其賂也或臣服而致之宣帝時匈奴稽首臣服遣子入侍雖屈申無常所因時異然未有拒絕奔放不與交接者也故自建武之世復修舊典數出重使前後相繼建武二年日逐王遣使詣漁陽請和親使中郎將李茂報命二十六年遣中郎將段郴授南單于印綬至於其末始乃暫絕永平八年復議通之而廷爭連日異同紛回多執其難少言其易先帝聖德遠覽瞻前顧後遂復出使事同前世謂明帝也永平八年遣越騎司馬鄭眾報使北匈奴呂此而推未有一世闕而不修者也今烏桓就闕稽首譯官康居月氏自遠而至匈奴離析名王來降三方歸服不日兵威此誠國家通於神明自然之徵也臣愚已為宜依故事復遣使者上可繼五鳳甘露致遠人之會宣帝五鳳三年單于名王將眾五萬餘人來降稱臣朝賀甘露元年匈奴呼韓邪遣子右賢王入侍下不失建武永平羈縻之義虜使再來然後一往既明

中國主在忠信且知聖朝禮義有常豈同逆詐示猜孤其善意乎絕之未知其利通之不聞其害設後北虜稍彊能為風塵相侵擾則風塵起方復求為交通將何所及不若因今施惠為策近長固又作典引篇述敘漢德典謂堯典引猶續也漢承堯後故述漢德以續堯典呂為相如封禪靡而不典文雖靡麗而體無古也揚雄美新典而不實體雖典則而其事虛偽謂王莽事不實蓋自謂得其致焉其辭曰太極之原兩儀始分烟烟熅熅有沈而奧有浮而清易繫辭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又曰天地網緼萬物化醇蔡邕曰網緼陰陽和一相扶貌也奧濁也易乾鑿度曰清輕者為天濁沈者為地沈浮交錯庶類混成庶類萬物也混成猶同也老子曰有物混成肇命人主五德初始同乎草昧玄混之中人主謂天子也尚書曰先天地生肇命人主五德初始同乎草昧玄混之中成湯簡代夏作民主五德五行也初始謂伏羲始以木德王也木生火故神農以火德五行相生周而踰繩越契復始草昧謂草創暗昧也易曰天地草昧幽玄混沌之中謂三皇初起之時也踰繩越契寂寥而亡詔者系不得而綴也易繫辭曰上古結繩而化後代聖人易之以書契也故易繫而不得綴連也厥有氏號紹天闡釋者氏號謂太昊號庖犧氏炎帝號神農氏黃帝號軒轅氏之類紹作闡開也釋陳也莫不開元於太昊皇初之首上哉莫乎其書猶可



得而脩也 易曰帝出於震始以木德王天下故曰皇初之首又曰古者庖犧氏 亞斯之

世通變神化幽光而未曜 神化而易繫不載其事故曰幽光未曜 若夫上稽

乾則降承龍翼而炳諸典謨曰冠德卓蹤者莫崇乎陶唐 稽考乾天

子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龍翼謂稷契等為堯之羽翼乾上九曰用九見羣龍无首吉鄭玄注云六爻皆體龍羣龍象也謂禹與稷契皆陶之屬並在於朝炳明也典謨謂堯典臯陶謨也為道德之冠首蹤跡之卓異者莫高於陶唐爾雅曰崇高也 陶唐舍盾而禪有虞虞亦命夏后稷契熙載

越成湯武 舍盾謂堯舍其盾子丹朱而禪于舜舜亦舍其子商均而禪禹書曰熙帝之載孔子孫湯武之業並得為天子 股肱既周天乃歸功元首將授漢劉 股肱謂稷契也既周也湯契之後武王后稷之後

象暗而恒文乖彝倫教而舊章缺 俾其承三季之荒末值亢龍之災孽懸

相祖宗贊揚迪哲備哉燦爛真神明之式也 玄聖謂孔丘也春秋演孔圖曰孔子母徵在夢感黑帝而生故

曰玄聖謂孔子曰悟道玄聖素王之道綴學立制謂為漢家法制也宏洪並大也亮信也表明也相助也迪蹈也哲智也言贊揚蹈履哲智之君謂高祖等也尚書曰茲四人迪哲燦爛盛明也式法

日月乖謂失於常度也倫理也數敗也尚書曰彝倫攸斃舊章缺謂秦燔詩書 故先命玄聖使綴學立制宏亮洪業表

也 雖前聖臯夔衡旦密勿之輔比茲褊矣 臯臯陶也夔舜之典樂者衡謂阿衡即伊尹也旦周公也密勿猶龜

勉也茲謂孔子言臯夔等比之為褊小矣 是曰高光二聖辰居其域時至氣動乃龍見淵躍

舉則威靈紛紜海內雲蒸雷動電燦胡縕莽分不蒞其誅 將且則鼓其翼而鳴前書曰張陳之交拊翼俱起以喻高祖光武也紛紜盛貌也如雲之蒸言天下英傑為漢者多與燦光也胡縕謂胡亥縕死也莽分謂公賓就斬莽也蒞臨也言天下先為漢

之讓靡號師矢敦奮揚之容 尚書曰欽若昊天欽敬也若順也上下謂天地也書曰格于上下羣后諸侯也易曰君子正位凝命也尚

精蘊孔佐之弘陳云爾 正統謂漢承周為火德尚書堯典曰允恭克讓謂漢承堯克讓也孔佐謂孔丘制作春秋及緯書以佐漢也即春秋演孔圖曰卯金

洋洋乎若德帝 刀名為劉中國東南出荆州赤帝後次代周是也謂大陳漢之期運也

野又曰敷敦淮瀆言漢取天下無號令陳師敦迫奮武搗旄之容詩曰奮伐荆楚尚書曰王秉白旄以麾搗亦麾也言並 益曰鷹當天之正統受克讓之歸運著炎上之烈



者之上儀詰誓所不及已洋洋美也若如也儀法也謂如此美德可謂五帝之上法也穀梁傳曰詰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皇交質不及五

伯上下不相信服方有詰誓五帝之時上下和睦故誓不及鋪觀二代洪纖之度其曠可探也鋪編也二代殷

設周大小之法其幽深可探知之竝開迹於一匱同受侯甸之所服奕世勤

民曰伯方統牧論諸雖覆一匱注云匱盛土籠也侯服甸服謂諸侯也湯為桀之諸侯文

勞於人也伯方猶方伯也謂湯為夏伯文王為殷伯竝統領州牧乘其命賜彤弧黃戚之威用討韋顧黎崇

之不格周禮九命作伯彤弧赤弓黃戚黃金飾弁也禮記曰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賜斧

書曰西伯既戡黎格來也至乎三五華夏京遷鎬毫遂自北面虎離其師革滅天

邑三五未詳京師京都也武王都鎬湯都毫詩云宅是鎬京武王成之尚書曰湯始居毫從先

與螭同革改也易曰湯武革命天邑天子是故義士偉而不敦武稱未盡護有

慙德不其然與左傳曰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義士猶曰薄德杜預注曰伯夷之屬也

敦厚也武周武王樂也論語孔子曰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漢湯樂也然猶於穆猗那

翁純皦釋曰崇嚴祖考殷薦宗祀配帝發祥流慶對越天地者烏

奕乎千載豈不克自神明哉於歎辭也穆美也歎美周家之德詩周頌曰於穆清

與那與論語子語魯太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翁如也縱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何晏

注曰翁盛也純和諧也皦其音節明也鄭玄注云繹調達之貌此言殷周之代尚有於穆猗那之

頌播之於翁純皦繹之樂厚祖嚴父宗祀配天於明堂之中詩商頌曰濬哲惟商長發誕略

其詳言發禎祥以流慶於子孫周頌曰秉文之德對越在天烏奕者猶蟬聯不絕也誕略

有常審言行於篇籍光藻朗而不渝爾誕大也言殷周二代政化之迹大略有

光彰文藻朗明而不變耳其餘殊異不能及於漢也矧夫赫赫聖漢巍巍唐基泝測其源乃先孕虞

育夏甄殷陶周矧況也漢承唐虞之基逆流曰泝孕懷也育養也甄陶謂造成也前然

後宣二祖之重光襲四宗之緝熙神靈日燭光被六幽仁風翔乎

海表威靈行於鬼區愆亡迴而不泯微胡瑣而不頤二祖高祖世祖也

重也四宗文帝為太宗武帝為代宗宣帝為中宗明帝為顯宗燭照也言如日之照六幽六合幽

遠之地鬼區遠方也易曰高宗伐鬼方惡惡也迴遠也泯滅也瑣小也頤養也言凶惡者無遠而

不滅微細者何故夫顯定三才昭登之績匪堯不興鋪聞遺策在下之

訓匪漢不弘三才天地人也易曰兼三才而兩之登升也績功也言升天之功非堯不能

也言堯典為子孫之厥道至乎經緯乾坤出入三光外運混元內浸豪



也老子曰和陰陽節四時潤乎艸木浸乎金石毫毛潤澤性生也循順也舍生

帝世德臣列辟功君百王榮鏡宇宙尊無與抗皇家帝代謂漢家歷代也

抑定不敢論制作兩雅曰度鞏固也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言帝固為勞謙也兢兢戒

篤論之士而不傳祖宗之彷彿雖云優慎無乃蕙歟遷正改正朔也黜

中述祖則俯蹈宗軌三事三公也躬奉天經惇睦辯章之化洽天經謂孝

巡靖黎蒸懷保鰥寡之惠浹巡撫也靖安也黎蒸皆眾也懷思也保安也浹洽也

於豐草三足軒翥於茂樹尚書曰鳳皇來儀元和二年詔曰乃者鳳皇鸞鳥比集七

角馴毛宗於外圍擾緇文皓質於郊升黃暉采鱗於沼甘露霄零

獸神禽應圖合謀窮祥極瑞者朝夕坳牧日月邦畿卓犖乎方州

羨溢乎要荒嘉穀嘉禾靈草芝屬古今注曰元和二年芝生沛如人冠大坐狀章和九年

之事耳君臣動色左右相趨濟濟翼翼峨峨如也孝經授神契曰周成王

惟此文王小心翼蓋用昭明寅畏承聿懷之福亦已寵靈文武貽燕後

翼又曰奉璋峨峨後漢四十一

賜人爵鰥寡孤獨燔瘞縣沈肅祇羣神之禮備

敬也封禪書曰湯武至尊不失肅敬元和中

於豐草三足軒翥於茂樹郡羽族謂羣鳥隨之也觀魏門闕也肉角謂麟也伏侯古

角馴毛宗於外圍擾緇文皓質於郊升黃暉采鱗於沼甘露霄零

獸神禽應圖合謀窮祥極瑞者朝夕坳牧日月邦畿卓犖乎方州

羨溢乎要荒嘉穀嘉禾靈草芝屬古今注曰元和二年芝生沛如人冠大坐狀章和九年

之事耳君臣動色左右相趨濟濟翼翼峨峨如也孝經授神契曰周成王

惟此文王小心翼蓋用昭明寅畏承聿懷之福亦已寵靈文武貽燕後

翼又曰奉璋峨峨後漢四十一

賜人爵鰥寡孤獨燔瘞縣沈肅祇羣神之禮備

敬也封禪書曰湯武至尊不失肅敬元和中

於豐草三足軒翥於茂樹郡羽族謂羣鳥隨之也觀魏門闕也肉角謂麟也伏侯古

角馴毛宗於外圍擾緇文皓質於郊升黃暉采鱗於沼甘露霄零

獸神禽應圖合謀窮祥極瑞者朝夕坳牧日月邦畿卓犖乎方州



昆覆曰懿鑠豈其為身而有顯辭也

詩大雅曰昭明有融寅敬也尚書曰嚴恭寅懷多福貽遺也燕安也後昆子孫也言此並以光寵神靈文王武王之德遺安於子孫也詩大雅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孫猶重也懿鑠並美也詩大雅曰我求懿德又曰於鑠王師言詩人歌頌周之盛德當成康之時其成王康王豈獨為身而有自專之辭也並上寵文武之業下遺子孫之基也言今章帝既獲符瑞之應亦宜同成康之事也若然受之宜

亦勤恁旅力曰充厥道啓恭館之金滕御東序之祕寶曰流其占

受之謂漢受此符瑞也說文曰恁念也音人甚反旅陳也充當也恭肅之館謂廟中也金滕以金緘置藏符瑞之書於其中也御猶陳也東序東廂也祕寶謂河圖之屬尚書曰天球河圖在東序孔安國注曰河圖八卦是也言啓金滕之書及河圖之卦以占之也流猶徧也夫圖書亮章天哲也孔猷先命聖孚也

體行德本正性也逢吉丁辰景命也

圖書河圖洛書也亮信章明哲智言天授孚信也孔丘之圖先命漢家當須封禪此聖人之信也體行猶躬行也孔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丁當也辰時也景大也逢休吉之代當封禪之時此為天子之大命也

順命曰創制定性曰和神答三靈之繁祉展放唐之明文茲事體

大而允寤寐次于聖心瞻前顧後豈蔑清廟憚勅天乎

命謂符瑞也對也三靈天地

人之神也繁多也祉福也展陳也放效也音甫往反效唐堯之文謂封禪也尚書璇璣鈴曰平制禮樂放唐之文茲事謂封禪之事大而且信次止也寤寐常止於聖心言不可忘之也前謂前代帝王後謂子孫也蔑輕也憚難也勅正也言封禪之事皆述祖宗之德今乃推讓豈輕清廟而難正天命乎尚書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伊考自遂古乃降

戾爰茲作者七十有四人有不俾而假素罔光度而遺章今其如

台而獨闕也

伊維也遠古猶遠古也楚辭曰遠古之初戾至也言自遠古以來至於此也作者謂封禪者史記管仲曰自古封禪七十二君并武帝及光武為七十四

君俾使也有天下不使其封禪而假為竹素之文者無有光揚法度而弃其文章不封禪者也台我也今其如何獨闕也是時聖上固已垂精

游神包舉藝文屢訪羣儒論咨故老與之乎斟酌道德之淵源看

覈仁義之林藪曰望元符之臻焉

聖上謂章帝也論咨各謀也道德仁義人所當行故以酒食為論焉淵源林藪論深遠也元天

也符瑞也詩曰有核惟旅覈亦核也謂果實之屬既成羣后之讜辭又悉經五繇之碩慮矣將緝

萬嗣煬洪暉奮炎景扇遺風播芳烈久而愈新用而不竭汪汪乎

丕天之大理其疇能巨之哉唐哉皇哉皇哉唐哉

讜直言也繇兆辭音胃左傳曰先王卜征五年

而歲習其祥不習則增修其德而改卜碩大也慮思也廣雅曰緝績也音方萌反景大也炎謂火德注汪猶深也今文尚書秦誓篇曰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大理鄭玄注云丕大也律法也疇誰也巨猶竟也唐哉謂堯也皇哉謂漢也言唯唐與漢唯漢與唐固後已母喪去官永元初大將軍竇憲出

征匈奴曰固為中護軍與參議北單于聞漢軍出遣使款居延塞

欲脩呼韓邪故事朝見天子請大使憲上遣固行中郎將事將數



百騎與虜使俱出居延塞迎之會南匈奴掩破北庭永元二年南單于出雞鹿塞擊北匈奴於河雲大破之

固至私渠海聞虜中亂引還及竇憲敗固先坐免官固不

教學諸子諸子多不遵法度吏人苦之初洛陽令种兢嘗行固奴

干其車騎吏推呼之奴醉罵兢大怒畏憲不敢發心銜之及竇氏

賓客皆逮考兢因此捕繫固遂死獄中時年六十一詔曰譴責兢

抵主者吏罪固所著典引賓戲應譏詩賦銘誄頌書文記論議六

言在者凡四十一篇

論曰司馬遷班固父子其言史官載籍之作大義粲然著矣議者

咸稱二子有良史之才遷文直而事覈固文贍而事詳若固之序

事不激詭不抑抗激揚也詭毀也贍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之者

而不厭信哉其能成名也兩雅曰豐彪固譏遷曰為是非頗謬於聖

人言遷所是并非皆與聖人乖謬即崇黃老而薄五經輕仁義而賤守節是也然其論議常排死節否正直而不敘

殺身成仁之為美固序游俠傳曰劇孟郭解之徒馳驚於閭閻雖其陷於刑辟自與

之舉人四豪者又六國之舉人況於郭解之倫身成名季路仇牧而不悔也古之正法五伯三王之舉人六國五伯

以匹夫之細竊殺生之權其舉不容於誅也則輕仁義賤守節愈矣愈猶甚也固傷遷

博物洽聞不能言智免極刑謂下然亦身陷大戮此已上略智及之

而不能守之論語孔子之言也言有嗚呼古人之所曰致論於目睫也史

齊使者至越曰幸也越之不亡也吾不遺其智之如目見豪毛而不見其睫也今越

王知晉之失計不自知越人之過是目論也言班固譏遷被刑而不知身自遇禍

贊曰二班懷文裁成帝墳沈約宋書曰初謝儼作此贊云裁比良遷董謂司馬

也左傳曰董狐古之良史也兼麗卿雲司馬長卿彪識皇命固迷世紛



後漢書卷  
班固列傳第三十下

全錄書局印  
汲古閣本

後漢書四十下

七月初二日

第五倫  
宋均族子意

第五離鍾宋寒列傳第三十一

第五倫曾孫種宋均族子意

范曄

後漢書四十一

唐章懷太子賢注

第五倫字伯魚京兆長陵人也其先齊諸田

史記曰陳公子完奔齊以陳字為田氏應劭注云始食采於田

諸田徙園陵者多故曰次第為氏倫少介然有義行王莽末盜

賊起宗族閭里爭往赴之倫乃依險固築營壁有賊輒奮厲其眾

引彊持滿已拒之引彊謂弓弩之多力者銅馬赤眉之屬前後數十輩

皆不能下東觀記曰時米石萬錢人相食倫獨收養孤兒倫始已營長詣郡尹

鮮于裛風俗通曰武王封箕子於朝鮮其子食采於朝鮮因氏焉裛見而異之署為吏後裛坐事左轉

高唐令高唐縣屬平原郡故城在今齊州祝阿縣西臨去握倫臂訣曰恨相知晚訣別也東觀記曰

十餘日將倫上堂令妻倫後為鄉嗇夫平徭賦理怨結得人歡心自以為

久宦不達遂將家屬客河東變名姓自稱王伯齊載鹽往來太原

上黨所過輒為糞除而去糞除猶掃除也陌上號為道士親友故人莫知其



處數年鮮于褒薦之於京兆尹閻興與即召倫為主簿時長安鑄錢多姦巧乃署倫為督鑄錢掾領長安市

東觀記曰時長安市未有秩又鑄錢官姦軌所集無能整齊理之者

倫平銓衡正斗斛市無阿枉百姓悅服

每讀詔書常歎息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等輩笑之曰爾說將尚

不下安能動萬乘乎

華嶠書曰蓋延代鮮于褒為馮翊多非法倫數切諫延恨之故滯不得舉將謂州將

道不同故耳建武二十七年舉孝廉補淮陽國醫工長隨王之國

光武召見甚異之二十九年從王朝京師隨官屬得會見帝問曰

政事倫因此酬對政道帝大悅明日復特召入與語至夕帝戲謂

倫曰聞卿為吏筭婦公不過從兒飯甕有之邪倫對曰臣三娶妻

皆無父少遭飢亂實不敢妄過人食

華嶠書曰上復曰聞卿為市掾人有遺母餅信乎倫對曰實無此眾人以臣愚蔽故為生是語也

帝大笑倫出有詔曰為扶夷長

扶夷縣屬零陵郡故城在今邵州武

東北未到官追拜會稽太守雖為二千石躬自斬芻養馬妻執炊爨

受俸裁留一月糧餘皆賤買與民之貧羸者會稽俗多淫祀好卜

筮民常曰牛祭神百姓財產言之困匱其自食牛肉而不曰薦祠

者發病且死先為牛鳴前後郡將莫敢禁倫到官移書屬縣曉告

百姓其巫祝有依託鬼神詐怖愚民皆案論之有妄屠牛者吏輒

行罰民初頗恐懼或祝詛妄言倫案之愈急後遂斷絕百姓曰安

永平五年坐法徵老小攀車叩馬嗥呼相隨日裁行數里不得前

倫乃偽止亭舍陰乘船去眾知復追之及詣廷尉吏民上書守闕

者千餘人是時顯宗方案梁松事亦多為松訟者帝患之詔公車

諸為梁氏及會稽太守上書者勿復受會帝幸廷尉錄囚徒得免

歸田里身自耕種不交通人物數歲拜為岩渠令

岩渠縣故城在今渠州流江縣東北

拔鄉佐立賀賀後為九江沛二郡守曰清潔稱所在化行終於大

司農倫在職四年遷蜀郡太守蜀地肥饒人吏富實掾史家貲多



至千萬皆鮮車怒馬怒馬謂馬之肥壯其氣憤怒也財貨自達以財相貨曰賂音倫悉簡其豐贍者遣

還之更選孤貧志行之人其又反又音求曰處曹任於是爭昧抑絕

文職修理所舉吏多至九卿二千石時曰為知人視事七歲肅宗

初立擢自遠郡代牟融為司空帝曰明德太后故尊崇舅氏馬廖

兄弟並居職任廖等傾身交結冠蓋之士爭赴趣之倫曰后族過

盛欲令朝廷抑損其權上疏曰臣聞忠不隱諱直不避害不勝愚

狷昧死自表狷狂也書曰臣無作威作福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尚

洪範傳曰大夫無境外之交束脩之饋穀梁傳之文也束帛也脩脯也饋遺也近代光烈

皇后雖友愛天至而卒使陰就歸國徒廢陰興賓客其後梁竇之

家互有非法明帝即位竟多誅之自是洛中無復權戚書記請託

一皆斷絕又譬諸外戚曰譬猶論也苦身待士不如為國戴盆望天事

不兩施司馬遷書曰僕以為戴盆何以望天也臣嘗刻著五藏書諸紳帶刻著五藏謂銘之於心也紳謂大帶垂之

三人論語曰子張書諸紳也而今之議者復曰馬氏為言竊聞衛尉廖曰布三千匹

城門校尉防曰錢二百萬私贍三輔衣冠知與不知莫不畢給又

聞臘日亦遺其在洛中者錢各五千越騎校尉光臘用羊三百頭

米四百斛肉五千斤臣愚曰為不應經義惶恐不敢曰不聞陛下

情欲厚之亦宜所曰安之臣今言此誠欲上忠陛下下全后家裁

蒙省察裁與纒同及馬防為車騎將軍當出征西羌倫又上疏曰臣愚

曰為貴戚可封侯曰富之不當職事曰任之何者繩曰法則傷恩

私曰親則違憲伏聞馬防今當西征臣曰太后恩仁陛下至孝恐

卒有纖介難為意愛恐卒然有小過愛而不罰則廢法也聞防請杜篤為從事中郎多賜

財帛篤為鄉里所廢客居美陽女弟為馬氏妻恃此交通在所縣

令苦其不法收繫論之今來防所議者咸致疑怪况乃曰為從事

將恐議及朝廷今宜為選賢能曰輔助之不可復令防自請人有



至千萬皆鮮車怒馬怒馬謂馬之肥壯其氣憤怒也財貨自達倫悉簡其豐贍者遣

還之更選孤貧志行之人以財相貨曰賂音其又反又音求已處曹任於是爭賅抑絕

文職修理所舉吏多至九卿二千石時已為知人視事七歲肅宗

初立擢自遠郡代牟融為司空帝已明德太后故尊崇舅氏馬廖

兄弟並居職任廖等傾身交結冠蓋之士爭赴趣之倫已后族過

盛欲令朝廷抑損其權上疏曰臣聞忠不隱諱直不避害不勝愚

狷昧死自表狷狂也書曰臣無作威作福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尚書

洪範傳曰大夫無境外之交束脩之饋穀梁傳之文也束帛也脩脯也饋遺也近代光烈

皇后雖友愛天至而卒使陰就歸國徙廢陰興賓客其後梁竇之

家互有非法明帝即位竟多誅之自是洛中無復權威書記請託

一皆斷絕又譬諸外戚曰譬猶論也苦身待士不如為國戴盆望天事

不兩施司馬遷書曰僕以為戴盆何以望天也臣嘗刻著五藏書諸紳帶刻著五藏謂銘之於心也紳謂大帶垂之

三尺論語曰子張書諸紳也而今之議者復已馬氏為言竊聞衛尉廖已布三千匹

城門校尉防已錢二百萬私贍三輔衣冠知與不知莫不畢給又

聞臘日亦遺其在洛中者錢各五千越騎校尉光臘用羊三百頭

米四百斛肉五千斤臣愚已為不應經義惶恐不敢已不聞陛下

情欲厚之亦宜所已安之臣今言此誠欲上忠陛下下全后家裁

蒙省察裁與纒同及馬防為車騎將軍當出征西羌倫又上疏曰臣愚

已為貴戚可封侯已富之不當職事已任之何者繩已法則傷恩

私已親則違憲伏聞馬防今當西征臣已太后恩仁陛下至孝恐

卒有纖介難為意愛恐卒然有小過愛而不罰則廢法也聞防請杜篤為從事中郎多賜

財帛篤為鄉里所廢客居美陽女弟為馬氏妻恃此交通在所縣

令苦其不法收繫論之今來防所議者咸致疑怪况乃已為從事

將恐議及朝廷今宜為選賢能已輔助之不可復令防自請人有



損事望望也苟有所懷敢不自聞竝不見省用倫雖峭直峭峻也然常

疾俗吏苛刻及為三公值帝長者屢有善政乃上疏褒稱盛美因

曰勸成風德曰陛下即位躬天然之德體晏晏之姿曰寬弘臨下

尚書考靈耀曰堯文寒晏晏爾雅曰晏晏溫和也出入四年前歲誅刺史二千石貪殘者六人東

漢記曰去年伏誅者刺史一人太守三人減死罪一人凡六人斯皆明聖所鑒非羣下所及然詔書每下寬

和而政急不解務存節儉而奢侈不止者咎在俗敝羣下不稱故

也光武承王莽之餘頗曰嚴猛為政後代因之遂成風化郡國所

舉類多辨職俗吏殊未有寬博之選曰應上求者也陳留令劉豫

冠軍令駟協竝曰刻薄之姿臨人宰邑專念掠殺務為嚴苦吏民

愁怨莫不疾之而今之議者反曰為能違天心失經義誠不可不

慎也非徒應坐豫協亦當宜譴舉者譴責也務進仁賢曰任時政不

過數人則風俗自化矣臣嘗讀書記知秦曰酷急亡國又曰見王

莽亦曰苛法自滅故勤勤懇懇實在於此又聞諸王主貴戚驕奢

踰制京師尚然何曰示遠故曰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論語孔子之言曰身教

者從曰言教者訟夫陰陽和歲乃豐君臣同心化乃成也其刺史

太守曰下拜除京師及道出洛陽者宜皆召見可因博問四方兼

曰觀察其人諸上書言事有不合者可但報歸田里不宜過加喜

怒曰明在寬臣愚不足採及諸馬得罪歸國而竇氏始貴倫復上

疏曰臣得曰空虚之質當輔弼之任素性驚怯位尊爵重拘迫大

義思自策厲雖遭百死不敢擇地又況親遇危言之世哉論語孔子曰邦有道

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遜鄭玄注云危猶高也據時高言高行必見危故以為論也今承百王之敝人尚文巧咸趨邪路

莫能守正伏見虎賁中郎將竇憲椒房之親后妃以椒塗壁取其繁衍多子故曰椒房典司

禁兵出入省闈年盛志美卑謙樂善此誠其好士交結之方然諸

出入貴戚者類多瑕釁禁錮之人尤少守約安貧之節士大夫無

後漢四十一



志之徒更相販賣雲集其門眾煦飄山聚蚊成雷前書中山蓋驕佚所從生也三輔論議者至云呂貴戚廢錮當復呂貴戚浣濯之猶解醒當呂酒也病酒日醒誠險趣執之徒誠不可親近蓋謂篇曰臣愚願陛下中宮嚴勅憲等閉門自守無妄交通士大夫防其未萌慮於無形令憲永保福祿君臣交歡無纖介之隙此臣之至所願也倫奉公盡節言事無所依違諸子或時諫止輒叱遣之吏人奏記及便宜者亦并封上其無私若此性質慤少文采在位呂貞白稱時人方之前朝貢禹前書曰貢禹字少翁琅邪人也以明經潔行者聞然少蘊藉不修威儀蘊藉猶寬博也亦曰此見輕或問倫曰公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而亦終不用也吾兄子常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連呂老病上疏乞身元和三年賜策罷呂二千石奉終其

身加賜錢五十萬公宅一區後數年卒時年八十餘詔賜祕器衣衾錢布少子頡嗣歷桂陽廬江南陽太守所在見稱順帝之為太子廢也樊豐等譖之廢為濟陰王頡為太中大夫與太僕來歷等共守闕固爭帝即位擢為將作大匠卒官三輔決錄注曰頡字子陵為郡功曹州從事公府辟舉高第為侍御史南頓令桂陽南陽廬江三郡太守諫議大夫洛陽無主人鄉里無田宅客止靈臺中或十日不炊司隸校尉南陽左雄太史令張衡尚書廬江朱建孟與頡故舊各致禮餉頡終不受倫曾孫種論曰第五倫峭嚴為方峭嚴謂其性峻急好窮覈事情非夫愷悌之士省其奏議惇惇歸諸寬厚惇惇純厚之貌也音敦將懲苛切之敝使其然乎昔人已莖韋為佩蓋猶此矣韓子曰西門豹性急佩韋以自急也然而君子侈不僭上儉不偪下禮曰管仲饒益而朱紵旅樹而反玷山節藻梲賢大夫也而難為上也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賢大夫也而難為下也君子上不僭上下不偪下而與牧圉等庸乎詎非矯激則未可曰中和言也種字興先少厲志義為吏冠名州郡永壽中曰司徒掾清詔使冀州廉察災害風俗通曰汝南周勃時太尉清詔使荆州又此言以司徒清詔使冀州蓋三公府有清詔員以承詔使也廉察也舉奏刺史二



千石呂下所刑免甚眾弃官奔走者數十人還呂奉使稱職拜高密侯相是時徐兗二州盜賊羣輩高密在二州之郊種乃大儲糧音浮種勤厲吏士賊聞皆憚之桴鼓不鳴流民歸者歲終至數千家擊桴呂能換為衛相周後備遷兗州刺史中常侍單超兄子匡為濟陰太守負執貪放種欲收舉未知所使會聞從事衛羽素抗厲乃召羽具告之謂曰聞公不畏彊禦今欲相委呂重事若何對曰願庶幾於一割以羽出遂馳至定陶閉門收匡賓吏親客四十餘人六七日中糾發其賊五六千萬種即奏匡并呂劾超匡窘迫遣刺客刺羽覺其姦乃收繫客具得情狀州內震慄朝廷嗟歎之是時泰山賊叔孫無忌等暴橫一境州郡不能討羽說種曰中國安寧忘戰日久而泰山險阻寇猾不制今雖有精兵難呂赴敵羽請往譬降之種敬諾羽乃往備說禍福無忌即帥其黨與三千餘人

降單超積懷忿恨遂曰事陷種竟坐徙朔方超外孫董援為朔方太守種怒呂待之初種為衛相呂門下掾孫斌賢善遇之及當徙斥斌具間超謀乃謂其友人同縣閻子直及高密甄子然曰蓋盜憎其主從來舊矣第五使君當投裔土而單超外屬為彼郡守夫危者易仆可為寒心吾今方追使君庶免其難若奉使君呂還將呂付子二人曰子其行矣是吾心也於是斌將俠客晨夜追種及之於太原遮險格殺送吏因下馬與種斌自步從一日一夜行四百餘里遂得脫歸種匿於閻甄氏數年徐州從事臧昱上書訟之曰臣聞士有忍死之辱必有就事之計故季布屈節於朱家前書曰人為任俠有名數窘漢王高祖購求布于金布匿濮陽周氏周氏曰漢求將軍急敢進計布許之乃髡布衣褐并其家僮之曹朱家所賣之朱家買置田舍言之高祖赦之後為河東守管仲錯行於召忽說苑子路問於孔子曰昔者管仲欲立公子糾而不能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是無仁也孔子曰召忽者人臣之材不死則三軍之虜也死則不免於溝瀆之中不死則功復用於天下夫何為死之哉錯猶乖也此二臣呂可死而



不死者非愛身於須臾貪命於苟活隱其智力願其權略庶幸逢時有所為耳卒遭高帝之成業齊桓之興伯遺其亡逃之行赦其射鉤之讎拔於囚虜之中信其佐國之謀信勳效傳於百世君臣載於篇籍假令二主紀過於纖介則此二臣同死於犬馬沈名於溝壑當何由得申其補過之功建其奇奧之術乎伏見故兗州刺史第五種傑然自建在鄉曲無苞苴之嫌苞苴饋遺也步朝堂無擇言之闕口無可擇之言也天性疾惡公方不曲故論者說清高曰種為上序直士曰種為首春秋之義選人所長弃其所短錄其小善除其大過種所坐曰盜賊公負筋力未就太山之賊種不能討是力不足以禁之法當公坐故云公負也擧至徵徒非有大惡昔虞舜事親大杖則走家語孔子謂曾子之言也故種逃亡苟全性命冀有朱家之路曰顯季布之會願陛下無遺須臾之恩令種有持忠入地之恨會赦出卒於家

鍾離意字子阿會稽山陰人也少為郡督郵時部縣亭長有受人

酒禮者府下記案考之記文符也意封還記入言於太守曰春秋先

內後外公羊傳曰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詩云刑於寡妻曰御於家邦詩大雅之文刑見也御治也

明政化之本由近及遠今宜先清府內且闊略遠縣細微之愆太

守甚賢之遂任曰縣事建武十四年會稽大疫死者萬數疫癘也意

獨身自隱親經給醫藥隱親謂親自隱恤之所部多蒙全濟舉孝廉再

遷辟大司徒侯霸府詔部送徒詣河內時冬寒徒病不能行路過

弘農意輒移屬縣使作徒衣縣不得已與之而上書言狀意亦具

曰聞光武得奏曰見霸曰君所使掾何乃仁於用心誠良吏也意

遂於道解徒桎梏在手曰桎在足曰梏恣所欲過與尅期俱至無或違者還曰

病免後除瑕丘令瑕丘今兗州縣也吏有檀建者盜竊縣內意屏人問狀建

叩頭服罪不忍加刑遣令長休建父聞之為建設酒謂曰吾聞無



道之君曰刃殘人有道之君曰義行誅子罪命也遂令建進藥而

死二十五年遷堂邑令堂邑故城在今博州堂邑縣西北縣人防廣為父報讎繫獄其

母病死廣哭泣不食意憐傷之乃聽廣歸家使得殯斂丞掾皆爭

意曰罪自我歸義不累下遂遣之言罪歸於我不累於丞掾廣斂母訖果還入獄

意密曰狀聞廣竟得曰減死論顯宗即位徵為尚書時交阯太守

張恢坐臧千金徵還伏法曰資物簿入大司農簿文記也詔班賜羣臣

意得珠璣悉曰委地而不拜賜帝怪而問其故對曰臣聞孔子忍

渴於盜泉之水曾參回車於勝母之閭惡其名也說苑曰邑名勝母曾子飲醜其名也尸不入水名盜泉仲尼不

此臧穢之寶誠不敢拜帝嗟歎曰清乎尚書之言乃更

曰庫錢三十萬賜意轉為尚書僕射車駕數幸廣成苑意曰為從

禽廢政常當車陳諫般樂遊田之事天子即時還宮永平三年夏

旱而大起北宮意詣闕免冠上疏曰伏見陛下曰天時小旱憂念

元元降避正殿躬自克責而此日密雲遂無大潤易曰密雲不豈政

有未得應天心者邪昔成湯遭旱曰六事自責曰政不節邪使人

疾邪宮室榮邪女謁盛邪苞苴行邪讒夫昌邪帝王紀曰成湯大旱七年齋戒剪髮斷爪以己為犧

社以六事自責特為於桑林之社竊見北宮大作人失農時此所謂宮室榮也自古非苦

宮室小狹但患人不安寧宜且罷止曰應天心臣意曰匹夫之才

無有行能久食重祿擢備近臣比受厚賜喜懼相半不勝愚慙征

營學當萬死征營不自安也帝策詔報曰湯引六事咎在一入其冠履勿謝

比上天降旱密雲數會朕戚然慙懼思獲嘉應故分布禱請闕候

風雲北祈明堂南設雩場明堂在洛陽城南言北祈者蓋時修雩場在明堂之南今又勅大匠止作

諸宮減省不急庶消災譴詔因謝公卿百僚遂應時澍雨焉說文云雨所以澍生萬物故

薄大怒召郎將答之意因入叩頭曰過誤之失常人所容若曰懈



慢為愆則臣位大舉重郎位小舉輕咎皆在臣臣當先坐乃解衣  
 就格格拘也帝意解使復冠而賞郎帝性褊察好已耳目隱發為明  
 隱也故公卿大臣數被詆毀近臣尚書曰下至見提拽常曰事怒  
 即藥崧曰杖撞之崧走入牀下帝怒甚疾言曰郎出郎出崧曰天  
 子穆穆諸侯煌煌曲禮之文也穆穆美也煌煌盛也未聞人君自起撞郎帝赦之朝廷  
 莫不悚慄爭為嚴切曰避誅責唯意獨敢諫爭數封還詔書臣下  
 過失輒救解之會連有變異意復上疏曰伏惟陛下躬行孝道修  
 明經術郊祀天地畏敬鬼神憂恤黎元勞心不怠而天氣未和日  
 月不明易通卦驗曰愚智同位則日月無光水泉湧溢寒暑違節者咎在羣臣不能宣化  
 理職而曰苛刻為俗吏殺良人繼踵不絕百官無相親之心吏人  
 無雍雍之志爾雅曰雍雍和也至於骨肉相殘毒害彌深感逆和氣已致天  
 災百姓可曰德勝難曰力服先王要道民用和睦故能致天下和

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鹿鳴之詩必言宴樂者鹿鳴詩小雅宴羣臣也其詩曰呦呦鹿鳴食野之萍  
 我有嘉賓鼓瑟吹笙曰人神之心洽然後天氣和也願陛下垂聖德揆萬機詔  
 有司慎人命緩刑罰順時氣曰調陰陽垂之無極帝雖不能用然  
 知其至誠亦曰此故不得久留出為魯相意別傳曰意為魯相到官出私錢萬三千文付戶曹孔祈修夫子車  
 身入廟拭几席劔履男子張伯除堂下草土中得玉璽七枚伯懷其一以六枚白意意令主簿安  
 道几前孔子教授堂下林百有懸璽意召孔祈問此何璽也對曰夫子獲也背有丹書人莫敢發  
 也意曰夫子聖人所以遺璽欲以懸示後賢因發之中得素書文曰後世修吾書董仲舒護吾車拭吾履發吾笥會稽鍾離意璽有七張伯藏其一意即召問伯果服焉後德陽  
 殿成漢宮殿名曰北宮中有德陽殿百官大會帝思意言謂公卿曰鍾離尚書若在此  
 殿不立意視事五年曰愛利為化東觀記曰意在堂巨為政愛利輕刑慎罰撫循百姓如赤子初到縣市無屋意出奉錢帥人作  
 屋人齋茅竹或持材木爭起趨作決日而成功作既畢謂解土祝曰興工役者令百姓無事如有禍崇令自當之入皆大悅人多殷富曰久病卒  
 官遺言上書陳升平之世難曰急化宜少寬假帝感傷其意下詔  
 嗟歎賜錢二十萬藥崧者河內人天性朴忠家貧為郎常獨直臺  
 上無被枕杜杜音思漬反謂粗几也食糟糠帝每夜入臺輒見崧問其



故甚嘉之自此詔太官賜尚書曰下朝夕餐給帷被皂袍及侍史

二人蔡質漢官儀曰尚書郎入直臺中官供新青縑白綾被或錦被晝夜更宿帷帳晝通中枕人皆選端正者伯使從至止車門還女侍史絮被服執香爐燒燻從入臺中給使護衣服也

宋均字叔庠南陽安眾人也父伯建武初為五官中郎將均曰父

任為郎時年十五好經書每休沐日輒受業博士通詩禮善論難

至二十餘調補辰陽長辰陽今辰州辰溪縣其俗少學者而信巫鬼均為立學

校禁絕淫祀人皆安之曰祖母喪去官客滌潁川後為謁者會武

陵蠻反圍武威將軍劉尚詔使均乘傳發江夏奔命三千人往救

之前書音義曰擢選精勇聞命奔走謂之奔命也既至而尚已沒會伏波將軍馬援至詔因令均

監軍與諸將俱進賊拒阨不得前及馬援卒於師軍士多溫溼疾

病死者大平均慮軍遂不反乃與諸將議曰今道遠士病不可已

戰欲權承制降之何如諸將皆伏地莫敢應均曰夫忠臣出竟有

可已安國家專之可也公羊傳曰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境有以安社稷全國家者則專之可也乃矯制調伏

波司馬呂种守沅陵長命种奉詔書入虜營告曰恩信因勒兵隨

其後蠻夷震怖即共斬其大帥而降於是入賊營散其眾遣歸本

郡為置長吏而還均未至先自劾矯制之罪光武嘉其功迎賜曰

金帛令過家上冢其後每有四方異議數訪問焉遷上蔡令時府

下記禁人喪葬不得侈長長音直亮反禁之不得奢侈有餘均曰夫送終踰制失之輕

者今有不義之民尚未循化而遽罰過禮非政之先竟不肯施行

遷九江太守郡多虎暴數為民患常募設檻穽而猶多傷害檻為機以捕獸

之有猛獸猶北土之有雞豚也今為民患咎在殘吏而勞勤張捕

非憂恤之本也其務退姦貪思進忠善可一去檻穽除削課制其

後傳言虎相與東游度江中元元年山陽楚沛多蝗其飛至九江

地陷之均到下記屬縣曰夫虎豹在山鼃鼃在水各有所託且江淮

非憂恤之本也其務退姦貪思進忠善可一去檻穽除削課制其

後傳言虎相與東游度江中元元年山陽楚沛多蝗其飛至九江

地陷之均到下記屬縣曰夫虎豹在山鼃鼃在水各有所託且江淮

非憂恤之本也其務退姦貪思進忠善可一去檻穽除削課制其

後傳言虎相與東游度江中元元年山陽楚沛多蝗其飛至九江

地陷之均到下記屬縣曰夫虎豹在山鼃鼃在水各有所託且江淮

非憂恤之本也其務退姦貪思進忠善可一去檻穽除削課制其



界者輒東西散去由是名稱遠近浚道縣有唐后二山民共祠之  
浚道縣屬廬江郡故城在今廬州慎縣南眾巫遂取百姓男女二已為公嫗以男為山公以女為山嫗猶祭之有尸主也  
 歲歲改易既而不敢嫁娶前後守令莫敢禁均乃下書曰自今已  
 後為山娶者皆娶巫家勿擾良民于是遂絕永平元年遷東海相  
 在郡五年坐法免官客授潁川而東海吏民思均恩化為之作歌  
 詣闕乞還者數千人顯宗曰其能七年徵拜尚書令每有駁議多  
 合上旨均嘗刪剪疑事帝曰為有姦大怒收郎縛格之諸尚書惶  
 恐皆叩頭謝罪均顧厲色曰益忠臣執義無有二心若畏威失正  
 均雖死不易志小黃門在傍入具曰聞帝善其不撓即令貫郎遷  
 均司隸校尉數月出為河內太守政化大行均嘗寢病百姓耆老  
 為禱請旦夕問起居其為民愛若此已疾上書乞免詔除子條為  
 太子舍人均自扶輿詣闕謝恩帝使中黃門慰問因留養疾司徒

缺帝曰均才任宰相召入視其疾令兩騶扶之騶養馬者亦曰騶騎均拜謝曰  
 天罰有罪所苦浸篤不復奉望帷幄因流涕而辭帝甚傷之召條  
 扶持均出賜錢三十萬均性寬和不喜文法常已為吏能弘厚雖  
 貪汙放縱猶無所害至於苛察之人身或廉法而巧黠刻削毒加  
 百姓災害流亡所由而作及在尚書恆欲叩頭爭之已時方嚴切  
 故遂不敢陳帝後聞其言而追悲之建初元年卒于家族子意  
 意字伯志父京已大夏侯尚書教授夏侯勝也至遼東太守意少傳父  
 業顯宗時舉孝廉已召對合旨擢拜阿陽侯相阿陽縣屬天水郡故城在今秦州隴城縣西北  
 初中徵為尚書肅宗性寬仁而親親之恩篤故叔父濟南中山二  
 王每數入朝特加恩寵及諸昆弟並留京師不遣就國意已為人  
 臣有節不宜踰禮過恩乃上疏諫曰陛下至孝烝烝恩愛隆深已  
 濟南王康中山王焉先帝昆弟特蒙禮寵聖情戀戀不忍遠離比



年朝見久留京師崇曰叔父之尊同之家人之禮車入殿門即席  
 不拜分甘損膳賞賜優渥昔周公懷聖人之德有致太平之功然  
 後王曰叔父加曰賜幣詩魯頌曰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尚書曰周公既成洛邑成王命召公出取幣錫周公也今康  
 焉幸曰支庶享食大國陛下即位蠲除前過還所削黜衍食它縣  
衍謂流衍男女少長竝受爵邑恩寵踰制禮敬過度春秋之義諸父  
傷食它縣昆弟無所不臣所曰尊尊卑卑彊幹弱枝者也陛下德業隆盛當  
 為萬世典法不宜曰私恩損上下之序失君臣之正又西平王羨  
 等六王皆妻子成家官屬備具當蚤就蕃國為子孫基址而室第  
 相望久磐京邑磐謂盤桓不去婚姻之盛過於本朝僕馬之眾充塞城郭驕  
 奢僭擬寵祿隆過今諸國之封竝皆膏腴風氣平調道路夷近朝  
 聘有期行來不難宜割情不忍曰義斷恩禮記曰門內之政恩掩義門外之政義斷恩發遣  
 康焉各歸蕃國令羨等速就更時行日取便利之時也曰塞眾望帝納之章

和二年鮮卑擊破北匈奴而南單于乘此請兵北伐因欲還歸舊  
 庭時竇太后臨朝議欲從之意上疏曰夫戎狄之隔遠中國幽處  
 北極爾雅曰東至於泰遠西至於邪國南至於濮谿北至於祝栗謂之四極也界曰沙漠簡賤禮義無有上下疆  
 者為雄弱即屈服自漢興曰來征伐數矣其所剋獲曾不補害光  
 武皇帝躬服金革之難深昭天地之明故因其來降羈縻畜養邊  
 人得生勞役休息於茲四十餘年矣今鮮卑奉順斬獲萬數中國  
 坐享大功享受也而百姓不知其勞漢興功烈於斯為盛所曰然者  
 夷虜相攻無損漢兵者也臣察鮮卑侵伐匈奴止是利其抄掠及  
 歸功聖朝實由貪得重賞今若聽南虜還都北庭則不得不禁制  
 鮮卑鮮卑外失暴掠之願內無功勞之賞豺狼貪婪必為邊患今  
 北虜西遁請求和親宜因其歸附曰為外扞巍巍之業無曰過此  
 若引兵費賦曰順南虜則坐失上略去安即危矣誠不可許會南



單于竟不北徙遷司隸校尉永元初大將軍竇憲兄弟貴盛步兵校尉鄧疊河南尹王調故蜀郡太守廉范等羣黨出入憲門負執放縱意隨違舉奏無所回避由是與竇氏有隙二年病卒孫俱靈帝時爲司空漢官儀曰字伯儷也

寒朗字伯奇魯國薛人也生三日遭天下亂弃之荆棘數日兵解

母往視猶尚氣息遂收養之及長好經學博通書傳曰尚書教授

舉孝廉永平中曰謁者守侍御史與三府掾屬共考案楚獄顏忠

王平等辭連及隧鄉侯耿建朗陵侯臧信護澤侯鄧鯉曲成侯劉

建建等辭未嘗與忠平相見是時顯宗怒甚吏皆惶恐諸所連及

率一切陷入無敢曰情恕者朗心傷其冤試曰建等物色獨問忠

平物色謂形狀也而二人錯愕不能對錯愕音猶倉卒也錯音七故反愕音五故反朗知其詐乃上言

建等無姦專爲忠平所誣疑天下無辜類多如此乃召朗入問曰

建等卽如是忠平何故引之朗對曰忠平自知所犯不道故多有

虛引冀曰自明帝曰卽如是四侯無事何不早奏獄竟而久繫至

今邪朗對曰臣雖考之無事然恐海內別有發其姦者故未敢時

上時上猶卽上也上音時掌反帝怒罵曰吏持兩端促提下左右方引去朗曰願一

言而死小臣不敢欺欲助國耳帝問曰誰與共爲章對曰臣自知

當必族滅不敢多污染人誠冀陛下一覺悟而已臣見考囚在事

者咸共言妖惡大過臣子所宜同疾今出之不如入之可無後責

是曰考一連十考十連百又公卿朝會陛下問曰得失皆長跪言

舊制大臯禍及九族陛下大恩裁止於身天下幸甚及其歸舍曰

雖不言而仰屋竊歎莫不知其多冤無敢悟陛下者臣今所陳誠

死無悔帝意解詔遣朗出後二日車駕自幸洛陽獄錄囚徒理出

千餘人後平忠死獄中朗乃自繫會赦免官復舉孝廉建初中肅

故



宗大會羣臣朗前謝恩詔曰朗納忠先帝拜為易長易今易州縣也歲餘遷

濟陽令已母喪去官百姓追思之章和元年上行東巡狩過濟陽

三老吏人上書陳朗前政治狀帝至梁召見朗詔三府為辟首由

是辟司徒府永元中再遷清河太守坐法免永初三年太尉張禹

薦朗為博士徵詣公車會卒時八十四

論曰左丘明有言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左氏傳曰齊景公謂晏子曰子之宅近市識賤乎於是景公繁於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言齊侯省刑

就格請過寒朗之廷爭冤獄篤矣乎仁者之情也夫正直本於忠

誠則不詭詭詐也本於諫爭則絞切論語孔子曰直而無禮則絞絞急也彼二子之所本得

乎天故言信而志行也言而見信諫而必從故曰志行

贊曰伯魚子阿矯急去苛臨官曰絜匡帝曰奢宋均達政禁此妖

祭祭也禽蟲畏德子民請病謂人為之請禱也意明尊尊割恩藩屏穀梁傳曰為尊者諱

敵為親者諱敗尊尊親親之意也意諫令諸王歸藩故云割恩藩屏音協韻必政反慄慄楚黎寒君為命慄慄懼也黎眾也



後漢書  
第五離鍾宋寒列傳第三十一

全漢書局  
汲古閣本

後漢書四十一

史記十五

東漢恭王  
楚王英  
東平王宇  
中山王  
廣陵王荆  
中郎王  
平原王  
清河王  
濟南王  
安王  
康王  
中山王  
廣陵王  
荆王  
中郎王  
平原王  
清河王  
濟南王  
安王  
康王

光武十王列傳第三十二

范曄 後漢書四十二

唐章懷太子賢注

光武皇帝十一子郭皇后生東海恭王彊沛獻王輔濟南安王康  
阜陵質王延中山簡王焉許美人生楚王英光烈皇后生顯宗東  
平憲王蒼廣陵思王荆臨淮懷公衡琅邪孝王京  
東海恭王彊建武二年立母郭氏為后彊為皇太子十七年而郭  
后廢彊常感不自安數因左右及諸王陳其懇誠願備蕃國光  
武不忍遲回者數歲乃許焉十九年封為東海王二十八年就國  
帝曰彊廢不巳過去就有禮故優巳大封兼食魯郡合二十九縣  
賜虎賁旄頭宮殿設鐘簾之縣擬於乘輿虎賁旄頭鐘簾解見光武紀縣音玄彊臨之國  
數上書讓還東海又因皇太子固辭帝不許深嘉歎之曰彊章宣  
示公卿初魯恭王好宮室起靈光殿甚壯麗是時猶存恭王名餘景帝之子殿在今兗



後漢書 第五離鍾宋寒列傳第三十一

全錄書局印 汲古閣本

後漢書四十一

光武十王

東海恭王彊 沛獻王輔  
楚王英 濟南安王康  
東平憲王蒼 子任武王孝王尚  
阜陵簡王延 廣陵思王荆  
臨淮懷公衡 中山簡王烏  
琅邪孝王京

光武十王列傳第三十二

范曄 後漢書四十二

唐章懷太子賢注

光武皇帝十一子郭皇后生東海恭王彊沛獻王輔濟南安王康  
阜陵質王延中山簡王焉許美人生楚王英光烈皇后生顯宗東  
平憲王蒼廣陵思王荆臨淮懷公衡琅邪孝王京

東海恭王彊建武二年立母郭氏為后彊為皇太子十七年而郭

后廢彊常感不自安數因左右及諸王陳其懇誠願備蕃國光

武不忍遲回者數歲乃許焉十九年封為東海王二十八年就國

帝曰彊廢不巳過去就有禮故優巳大封兼食魯郡合二十九縣

賜虎賁旄頭宮殿設鐘簾之縣擬於乘輿虎賁旄頭鐘簾解見光武紀縣音玄彊臨之國

數上書讓還東海又因皇太子固辭帝不許深嘉歎之曰彊章宣

示公卿初魯恭王好宮室起靈光殿甚壯麗是時猶存恭王名餘景帝之子殿在今兗



州曲阜城中故墓東西二十丈南北十二丈高丈餘也故詔彊都魯中元元年入朝從封岱山因留京

師明年春帝崩冬歸國永平元年彊病顯宗遣中常侍鈞盾令將

太醫乘驛視疾詔沛王輔濟南王康淮陽王延詣魯及薨臨命上

疏謝曰臣蒙恩得備蕃輔特受二國宮室禮樂事事殊異巍巍無

量訖無報稱而自修不獲連年被疾為朝廷憂念皇太后陛下哀

憐臣彊感動發中數遣使者太醫令丞方伎道術絡繹不絕臣伏

惟厚恩不知所言臣內自省視氣力羸劣日夜浸困浸漸也終不復

望見闕庭奉承幃幄孤負重恩銜恨黃泉杜預注左傳云地中之泉故曰黃泉身既天命

孤弱復為皇太后陛下憂慮誠悲誠慙息政小人也猥當襲臣後

必非所已全利之也誠願還東海郡天恩愍哀臣無男之故無男也處臣三女小國侯即婦人封侯也若呂后之妹呂須封為臨光侯蕭何夫人封為鄼侯之類此臣宿昔常計

私計天恩不敢忘也今天下新罹大憂光武崩也惟陛下加供養皇太后數進御餐

臣彊困劣言不能盡意願竝謝諸王不意永不復相見也天子覽

書悲慟從太后出幸津門亭發哀津門洛陽南面西頭門也一名津陽門每門皆有亭使大司空持

節護喪事大鴻臚副宗正將作大匠視喪事贈已殊禮升龍旄頭

鸞輅龍旂虎賁百人解並見光武及明帝紀詔楚王英趙王栩北海王興館陶

公主比陽公主及京師親戚四姓夫人小侯皆會葬四姓小侯解見明帝紀夫人益小侯

也之月帝追惟彊深執謙儉不欲厚葬已違其意於是特詔中常侍

杜岑及東海傅相曰王恭謙好禮已德自終遣送之物務從約省

衣足斂形茅車瓦器物減於制已彰王卓爾獨行之志前書曰卓爾不羣者河間獻王

矣近之將作大匠畱起陵廟彊立十八年年三十四子靖王政嗣政

淫欲薄行後中山簡王薨政詣中山會葬私取簡王姬徐妃又盜

迎掖庭出女豫州刺史魯相奏請誅政有詔削薛縣立四十四年

薨子頃王肅嗣永元十六年封肅弟二十一人皆為列侯肅性謙



儉循恭王法度永初中呂西羌未平上錢二千萬元初中復上練  
 萬匹呂助國費鄧太后下詔褒納焉立二十三年薨子孝王臻嗣  
 永建二年封臻二弟敏儉為鄉侯臻及弟蒸鄉侯儉並有篤行母  
 卒皆吐血毀眚昔或為瘡至服練紅兄弟追念初喪父幼小哀禮有闕  
 因復重行喪制既祥之後而服練也禮記曰練衣黃裏縗緣縗臻性敦厚有恩  
 常分租秩賑給諸父昆弟國相籍襄具曰狀聞順帝美之制詔大  
 將軍三公大鴻臚曰東海王臻曰近蕃之尊少襲王爵膺受多福  
 未知艱難而能克己率禮孝敬自然事親盡愛送終竭哀降儀從  
 士寢苦三年在氏傳曰晏和子空要麻衰斬首經帶杖背履食粥居倚廬寢苦枕  
 和睦兄弟恤養孤弱至孝純備仁義兼弘朕甚嘉焉夫勸善厲俗  
 為國所先曩者東平孝王敞兄弟行孝喪母如禮有增戶之封詩  
 云永世克孝念茲皇祖詩周頌之文克能也今增臻封五千戶儉五百戶光啓

士字曰酬厥德立三十一年薨子懿王祗嗣初平四年遣子琬至  
 長安奉章獻帝封琬汝陽侯拜為平原相祗立四十四年薨子羨  
 嗣二十年魏受禪曰為崇德侯  
 沛獻王輔建武十五年封右馮翊公十七年郭后廢為中山太后  
 故徙輔為中山王并食常山郡二十年復徙封沛王時禁網尚疏  
 諸王皆在京師競修名譽爭禮四方賓客壽光侯劉鯉更始子也  
 得幸於輔鯉怨劉盆子害其父因輔結客報殺盆子兄故式侯恭  
 輔坐繫詔獄三日乃得出自是後諸王賓客多坐刑罰各循法度  
 二十八年就國中元二年封輔子寶為沛侯永平元年封寶弟嘉  
 為僮侯僮縣屬臨淮郡故城在今泗州宿預縣西南輔矜嚴有法度好經書善說京氏易孝  
 經論語傳及圖讖作五經論時號之曰沛王通論在國謹節終始  
 如一稱為賢王顯宗敬重數加賞賜立四十六年薨子釐王定嗣



釐音傳元和二年封定弟十二人為鄉侯定立十一年薨子節王正

下皆同嗣元興元年封正弟二人為縣侯正立十四年薨子孝王廣嗣有

固疾安帝詔廣祖母周領王家事周明正有法禮漢安中薨順帝

下詔曰沛王祖母太夫人周秉心淑慎導王曰仁使光祿大夫贈

曰妃印綬廣立三十五年薨子幽王榮嗣立二十年薨子孝王琮

嗣薨子恭王曜嗣薨子契嗣魏受禪曰為崇德侯

楚王英曰建武十五年封為楚公十七年進爵為王二十八年就

國母許氏無寵故英國最貧小三十年曰臨淮之取盧須昌二縣

益楚國取盧縣故城在今泗州下邳縣西南案臨淮無須昌有昌陽縣蓋誤也取盧音秋自顯宗為太子時英常獨

歸附太子太子特親愛之及即位數受賞賜永平元年特封英舅

子許昌為龍舒侯龍舒縣屬廬江郡故城在今廬江縣西也英少時好游俠交通賓客晚節

更喜黃老學為浮屠齋戒祭祀袁宏漢記浮屠佛也西域天竺國有佛道焉佛者漢言覺也將以覺悟羣生也其教以修善慈心為

主不殺生專務清靜其精者為沙門漢言息也蓋息意去欲而歸無為又以為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善惡皆有報應故貴行善修道以鍊精神以至無生而得為佛也佛長丈六尺黃金色頂中佩日月光變化無所不入而大濟羣生初明帝夢見金人長大頂有日月光以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夢得無是乎於是遣使天竺問其道術而圖其形像焉八年詔令天下死罪皆入縑贖英遣郎中令奉黃縑白紬三十

匹詣國相曰託在蕃輔過惡累積歡喜夫恩奉送縑帛曰贖愆辜

國相曰聞詔報曰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潔齋三月

與神為誓何嫌何疑當有悔吝其還贖曰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

伊蒲塞即伊蒲塞也中華謂為近住言受戒行進近僧住也桑門即沙門因曰班示諸國中傅英後遂大交通方士

作金龜玉鶴刻文字曰為符瑞十三年男子燕廣告英與漁陽王

平顏忠等造作圖書有逆謀事下案驗有司奏英招聚姦猾造作

圖讖擅相官秩置諸侯王公將軍二千石大逆不道請誅之帝曰

親親不忍乃廢英徙丹陽涇縣今宜州縣也賜湯沐邑五百戶湯沐解見皇紀也遣大鴻臚持節護送使伎人奴婢工技鼓吹悉從得乘輜輶輶猶屏也自隱



蔽之車蒼頡持兵弩行道射獵極意自娛男女為侯主者食邑如故  
篇曰衣車也 楚太后勿上璽綬畱住楚宮明年英至丹陽自殺立三十三年國  
除詔遣光祿大夫持節弔祠贈賙如法加賜列侯印綬曰諸侯禮  
葬於涇遣中黃門占護其妻子占護猶守護也 悉出楚官屬無辭語者制詔  
許太后曰國家始聞楚事幸其不然既知審實懷用悼灼庶欲宥  
全王身令保卒天年而王不念顧太后竟不自免此天命也無可  
奈何太后其保養幼弱勉彊飲食諸許願王富貴人情也已詔有  
司出其有謀者令安田宅於是封燕廣為折姦侯楚獄遂至累年  
其辭語相連自京師親戚諸侯州郡豪傑及考案吏阿附相陷坐  
死徙者已千數十五年帝幸彭城見許太后及英妻子於內殿悲  
泣感動左右建初二年肅宗封英子楚侯种五弟皆為列侯並不  
得置相臣吏人元和三年許太后薨復遣光祿大夫持節弔祠因

留護喪事賻錢五百萬又遣謁者備王官屬迎英喪改葬彭城加  
王赤綬羽蓋華藻如嗣王儀漢史服志曰諸侯王赤綬四采長一丈一尺皇了安車青蓋金華藻 追爵諡曰  
楚厲侯章和元年帝幸彭城見英夫人及六子厚加贈賜种後徙  
封六侯六縣名屬廬江郡 卒子度嗣度卒子拘嗣傳國於後  
濟南安王康建武十五年封濟南公十七年進爵為王二十八年  
就國三十年已平原之祝阿安德朝陽平昌隰陰重丘六縣益濟  
南國中元二年封康子德為東武城侯東武城屬清河郡今貝州武城縣是 康在國不循  
法度交通賓客其後人上書告康招來州郡姦猾漁陽顏忠劉子  
產等又多遺其繪帛案圖書謀議不軌事下考有司舉奏之顯宗  
已親親故不忍窮竟其事但削祝阿隰陰東朝陽安德西平昌五  
縣東朝陽在今齊州臨濟縣東西平昌縣今德州般縣也般音補滿反 建初八年肅宗復還所削地康遂多殖財  
貨大修宮室奴婢至千四百人廩馬千二百匹私田八百頃奢侈



恣欲游觀無節永元初國傳何敞上疏諫康曰蓋聞諸侯之義制  
 節謹度然後能保其社稷和其人民大王曰骨肉之親享食茅土  
 當施張政令明其典法出入進止宜有期度與馬臺隸應為科品  
臺隸職也左氏傳曰人有十等王臣公臣卿臣大夫  
大夫士士臣卑臣與與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也  
 餘增無用之口已自蠶食言如蠶之食漸至衰盡也宮婢閉隔失其天性感亂和  
 氣又多起內第觸犯防禁費巨萬巨大也而功猶未半夫文繁  
 者質荒木勝者人亡荒廢也文彩繁多則質以之廢土木增購則人殫其力故云人亡皆非所已奉禮承上  
 傳福無窮者也故楚作章華曰凶左氏傳楚靈王成章華之臺後卒被吳興  
 姑蘇而滅姑蘇臺一名姑胥臺越絕書曰胥門外有九曲路闔廬以游姑蘇之臺以望湖中  
顧夷吳地記云橫山北有小山俗謂姑蘇臺今在蘇州吳縣西闔廬後被越殺之  
 景公千駟民無稱焉論語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人無德而稱焉千駟四千匹今數游諸第晨夜無  
 節又非所以遠防未然臨深履薄之法也願大王修恭儉遵古制  
 省奴婢之口減乘馬之數斥私田之富節游觀之宴已禮起居則

敞乃敢安心自保惟大王深慮愚言康素敬重敞雖無所嫌悟然  
 終不能改立五十九年薨子簡王錯嗣錯七錯為太子時愛康鼓  
 吹妓女宋閏使醫張尊招之不得錯怒自已劔刺殺尊國相舉奏  
 有詔勿案永元十三年封錯弟七人為列侯錯立六年薨子孝王  
 香嗣永初二年封香弟四人為列侯香篤行好經書初叔父篤有  
 罪不得封西平昌侯昱坐法失侯香乃上書分爵土封篤子丸昱  
 子嵩皆為列侯香立二十年薨無子國絕永建元年順帝立錯子  
 阜陽侯顯為嗣是為釐王立三年薨子悼王廣嗣永建五年封廣  
 弟文為樂城亭侯廣立二十五年永興元年薨無子國除  
 東平憲王蒼建武十五年封東平公十七年進爵為王蒼少好經  
 書雅有智思為人美須顛要帶十圍顯宗甚愛重之及即位拜為  
 驃騎將軍置長史掾史員四十人位在三公上四府掾史皆無四十人今特置以優之也永



平元年封蒼子二人為縣侯二年曰東郡之壽張須昌山陽之南

平陽袁湖陵五縣益東平國南平陽縣故城今兗州鄒縣也袁縣一名高平故

是時中興三十餘年四方無虞蒼曰天下化平宜修禮樂乃與公

卿共議定南北郊冠冕車服制度及光武廟登歌八佾舞數語在

禮樂輿服志其志帝每巡狩蒼嘗留鎮侍衛皇太后四年春車駕

近出觀覽城第第宅也有甲乙尋聞當遂校獵河內蒼即上書諫曰臣

聞時令盛春農事不聚眾興功禮記月令曰孟春之月無聚大眾無置傳曰

田獵不宿食飲不享出入不節節人農時及有後謀則木不曲直鄭玄注云木性或曲或直臣

知車駕今出事從約省所過吏人諷誦甘棠之德雖然動不曰禮

非所已示四方也惟陛下因行田野循視稼穡消搖仿佯弭節而

旋皆游散之意詩曰於焉消搖左氏傳曰橫流而仿至秋冬乃振威靈整法駕

伴前書音義曰弭節猶案節也言不盡意馳驅也

備周衛設羽旄旄謂注旄於竿首詩云抑抑威儀惟德之隅詩大雅之文也抑抑密

至誠帝覽奏即還宮蒼在朝數載多所隆益而自已至親輔政聲

望日重意不自安上疏歸職曰臣蒼疲駑特為陛下慈恩覆護在

家被教導之仁升朝蒙爵命之首制書褒美班之四海舉負薪之

才升君子之器負薪喻小人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乘凡匹夫一

介尚不忘簞食之惠簞竹器也圓曰簞方曰筥左氏傳曰晉宣子田於首山舍於翳桑

親哉宜當暴骸膏野為百僚先而愚頑之質加已固病誠羞負乘

辱汗輔將之位將被詩人三百赤紱之刺赤紱大夫之服也詩曹風曰彼已

多也今方域晏然要荒無傲去王畿五百里曰甸服又五百里曰侯服又五百里將

遵上德無為之時也文官猶可併省武職尤不宜建昔象封有鼻

後漢四十一



不任已政

有鼻國名其地在今永州營道縣北史記曰舜弟象封於有鼻也

誠由愛深不忍揚其過惡前事

之不忘來事之師也自漢興已來宗室子弟無得在公卿位者惟

陛下審覽虞帝優養母弟遵承舊典終卒厚恩乞上驃騎將軍印

綬退就蕃國願蒙哀憐帝優詔不聽其後數陳乞辭甚懇切五年

乃許還國而不聽上將軍印綬已驃騎長史為東平太傅掾為中

大夫令史為王家郎

漢官儀將軍掾屬二十九人中大夫無員令史四十一人也

加賜錢五十萬布十萬

匹六年冬帝幸魯徵蒼從還京師明年皇太后崩既葬蒼乃歸國

特賜宮人奴婢五百人布二十五萬匹及珍寶服御器物十一年

蒼與諸王朝京師月餘還國帝臨送歸宮悽然懷思乃遣使手詔

國中傅曰辭別之後獨坐不樂因就車歸伏軾而吟瞻望永懷實

勞我心誦及采菽已增歎息

采菽詩小雅之章也其詩曰采菽采菽筐之筐之君子來朝何錫與之毛萇注云菽所以芼太牢而待君

也子曰者問東平王處家何等最樂王言為善最樂其言甚大副

是要腹矣今送列侯印十九枚諸王子年五歲已上能趨拜者皆

令帶之十五年春行幸東平賜蒼錢千五百萬布四萬匹帝已所

作光武本紀示蒼蒼因上光武受命中興頌帝甚善之已其文典

雅特令校書郎賈逵為之訓詁肅宗即位尊重恩禮踰於前世諸

王莫與為比建初元年地震蒼上便宜其事留中

留禁中也

帝報書曰

丙寅所上便宜三事朕親自覽讀反覆數周心開目明曠然發矇

章昭注國語曰有眸子而無見曰矇

閒吏人奏事亦有此言但明智淺短或謂儻是復慮

為非何者災異之降緣政而見今改元之後年飢人流此朕之不

德感應所致又冬春旱甚所被尤廣雖內用克責而不知所定得

王深策快然意解詩不云乎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

則降

詩國風也忡忡猶衝衝降下也

思惟嘉謀曰次奉行冀蒙福應彰報至德特賜王

錢五百萬後帝欲為原陵顯節陵起縣邑蒼聞之遽上疏諫曰伏



聞當為二陵起立郭邑臣前頗謂道路之言疑不審實近令從官  
 古霸問涅陽主疾風俗通曰古姓周有古公亶父其後氏焉涅陽主光武女竇固之妻也使還乃知詔書已下  
 竊見光武皇帝躬履儉約之行深睹始終之分勤勤懇懇已葬制  
 為言故營建陵地具稱古典詔曰無為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  
 孝明皇帝大孝無違奉承貫行貫行謂一皆遵奉也谷永曰一以貫行固執無違也至於自所營創  
 尤為儉省謙德之美於斯為盛禮記曰古者墓而不墳故言不欲其著明臣愚曰園邑之興始自彊秦  
 古者丘隴且不欲其著明禮記曰古者墓而不墳故言不欲其著明豈况築郭邑建都郭哉  
 百姓非所已致和氣祈豐年也又已吉凶俗數言之亦不欲無故  
 繕修丘墓有所興起考之古法則不合稽之時宜則違人求之吉  
 凶復未見其福陛下履有虞之至性道祖禰之深思然懼左右過  
 議已累聖心臣蒼誠傷二帝純德之美不暢於無窮也惟蒙哀覽

帝從而止自是朝廷每有疑政輒驛使諮問蒼悉心已對皆見納  
 用三年帝饗衛士於南宮因從皇太后周行掖庭池閣乃閱陰太  
 后舊時器服愴然動容乃命留五時衣各一襲五時衣謂春青夏朱季夏黃秋白冬黑也衣單複具  
 及常所御衣合五十篋餘悉分布諸王主及子孫在京師者各  
 有差特賜蒼及琅邪王京書曰中大夫奉使親聞動靜嘉之何已  
 歲月驚過山陵浸遠孤心悽愴如何如何問饗衛士於南宮因閱  
 視舊時衣物聞於師曰其物存其人亡不言哀而哀自至信矣惟  
 王孝友之德亦豈不然今送光烈皇后假紛帛巾各一周禮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為副  
 編鄭立云副婦人首服三輔謂之假紛續漢書帛字作阜及衣一篋可時奉瞻已慰凱風寒泉之思詩凱風美孝子也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天天母氏劬勞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八母氏勞苦寒泉在今濮州濮陽縣又欲令後生子孫得見  
 先后衣服之製今魯國孔氏尚有仲尼車輿冠履明德盛者光靈  
 遠也孔子廟在曲阜城中伍緝之從西征記曰魯人藏孔子所乘車於廟中是顏路所請者也獻帝時廟遇火燒之冠履解見鍾離意傳其光武皇帝器



服中元二年已賦諸國故不復送并遺宛馬一匹血從前膊上小

孔中出常聞武帝歌天馬霑赤汗今親見其然也前書天馬歌曰天

頃反虜尚屯將帥在外憂念遑遑未有閒寧音願王寶精神加

供養苦言至戒望之如渴六年冬蒼上疏求朝明年正月帝許之

特賜裝錢千五百萬其餘諸王各千萬帝曰蒼冒涉寒露遣謁者

賜貂裘說文曰貂鼠屬大及大官食物珍果使大鴻臚寶固持節郊迎

帝乃親自循行邸第豫設帷牀其錢帛器物無不充備下詔曰禮

云伯父歸寧乃國儀禮曰親禮諸侯至于郊王使皮弁用璧勞侯氏亦皮弁迎於帷門

氏禕冕釋幣于廟乘墨車載龍旂孤纒乃朝以瑞玉有纒天子負斧辰曰伯父實來余一人嘉之

奉束帛四馬卓上九馬隨之奠幣再拜侯氏降天子辭於侯氏曰伯父無事歸寧乃却侯氏再拜

稽首詩云叔父建爾元子詩魯頌之文也叔父謂周敬之至也昔蕭相國

加已不名優忠賢也見王莽傳况兼親尊者乎其沛濟南東平中山四

王讚皆勿名讚謂讚者不唱其名蒼既至升殿乃拜天子親答之其後諸王入

宮輒已輦迎至省閣乃下蒼曰受恩過禮情不自寧上疏辭曰

臣間貴有常尊賤有等威左傳隨武子之辭也卑高列序上下已理陛

下至德廣施慈愛骨肉既賜奉朝請咫尺天儀而親屈至尊降禮

下臣每賜謙見輒興席改容中宮親拜事過典故臣惶怖戰慄誠

不自安每會見踧躅無所措置踧躅謙讓貌此非所已章示羣下安臣子

也帝省奏歎息愈褒貴焉舊典諸王女皆封鄉主乃獨封蒼五女

為縣公主三月大鴻臚奏遣諸王歸國帝特留蒼賜曰祕書列仙

圖道術祕方至八月飲酎畢飲酎解見章紀有司復奏遣蒼乃許之手詔賜

蒼曰骨肉天性誠不巳遠近為親疎然數見顏色情重昔時念王

久勞思得還休欲署大鴻臚奏不忍下筆顧授小黃門中心戀戀

惻然不能言大鴻臚奏王歸國小黃門受詔者於是車駕祖送流涕而訣復賜乘輿服

御珍寶輿馬錢布已億萬計蒼還國疾病帝馳遣名醫小黃門侍



疾使者冠蓋不絕於道又置驛馬千里傳問起居明年正月薨詔告中傅封上蒼自建武已來章奏及所作書記賦頌七言別字歌詩竝集覽焉遣大鴻臚持節五官中郎將副監喪及將作使者凡六人令四姓小侯諸國王主悉會詣東平奔喪賜錢前後一億布九萬匹及葬策曰惟建初八年三月己卯皇帝曰咨王不顯勤勞王室親受策命昭於前世出作蕃輔克慎明德率禮不越率循也傳越違也聞在下傳音敷敷布也書曰克慎明德敷問在下昊天不弔不報上仁俾屏余一人夙夜瑩瑩靡有所終俾使也屏蔽也左氏傳曰昊天不弔不報上仁俾屏余一人瑩瑩余在疚也今詔有司加賜鸞輅乘馬龍旂九旒虎賁百人奉送王行匪我憲王其孰離之離破也言非憲王魂誰更被蒙此恩也而有靈保茲寵榮嗚呼哀哉立四十五年子懷王忠嗣明年帝乃分東平國封忠弟尚為任城王餘五人為列侯忠立十一年薨子孝王敞嗣元和三年行東巡守幸東平宮帝追感念蒼謂其諸子

曰思其人至其鄉其處在其人亡因泣下沾襟遂幸蒼陵為陳虎賁鸞輅旂曰章顯之祠曰太牢親拜祠坐哭泣盡哀賜御劔於陵前陵在今鄆州東嶠山南嶠音魚委反初蒼歸國驃騎時吏丁牧周栩曰蒼敬賢下士不忍去之遂為王家大夫數十年事祖及孫帝聞皆引見於前既愍其淹滯且欲揚蒼德美即皆擢拜議郎牧至齊相栩上蔡令永元十年封蒼孫梁為矜陽亭侯敞弟六人為列侯敞喪母至孝國相陳珍上其行狀永靈元年鄧太后增邑五千戶又封蒼孫二人為亭侯敞立四十八年薨子頃王端嗣立四十七年薨子凱嗣立四十一年魏受禪曰為崇德侯論曰孔子稱貧而無諂富而無驕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若東平憲王可謂好禮者也若其辭至戚去母后豈欲苟立名行而忘親遺義哉蓋位疑則隙生累近則喪大憂累既近所喪必大斯蓋名哲之所



為歎息嗚呼遠際已全忠釋累已成孝夫豈憲王之志哉言其本志然也東

海恭王遜而知廢也遜讓

為吳太伯不亦可乎

左傳曰晉大夫士為之辭也吳太伯周太王之長子讓其弟季

歷因適吳越采藥大王沒而不反事見史記也

任城孝王尚元和元年封食任城亢父樊三縣亢父樊並屬東平國亢父故城在今兗州任城縣南

樊故城在今瑕丘縣西南也立十八年薨子貞王安嗣永元十四年封母弟福為桃

鄉侯永初四年封福弟亢為當塗鄉侯安性輕易貪吝數微服出

入游觀國中取官屬車馬刀劍下至衛士米肉皆不與直元初六

年國相行弘奏請廢之安帝不忍已一歲租五分之一贖罪安立

十九年薨子節王崇嗣順帝時羌虜數反崇輒上錢帛佐邊費及

帝崩復上錢三百萬助山陵用度朝廷嘉而不受立三十一年薨

無子國絕延熹四年桓帝立河間孝王子恭為參戶亭侯博為任

城王已奉其祀杜預注左傳曰今丹水縣北有三戶亭故城在今鄧州內鄉縣西南也博有孝行喪母服制如

禮增封三千戶立十三年薨無子國絕熹平四年靈帝復立河間  
貞王遜子新昌侯化為任城王奉孝王後立四十六年魏受禪已  
為崇德侯

阜陵質王延建武十五年封淮陽公十七年進爵為王二十八年

就國三十年已汝南之長平西華新陽扶桑四縣益淮陽國長平故城在今豫州真陽西南扶桑故城在今陳州泰康縣北也延性驕奢而遇下嚴烈永

平中有上書告延與姬兄謝弁及姊館陶主婿駙馬都尉韓光招

姦猾作圖讖祠祭祀詛事下案驗光弁被殺辭所連及死徙者甚

眾有司奏請誅延顯宗已延罪薄於楚王英故特加恩徙為阜陵

王食二縣延既徙封數懷怨望建初中復有告延與子男魴造逆

謀者有司奏請檻車徵詣廷尉詔獄肅宗下詔曰王前犯大逆罪

惡尤深有同周之管蔡漢之淮南淮南厲王長高帝子文帝時反被遷於蜀而死也經有正義律



有明刑

公羊傳曰君親無將將而必誅前書曰大逆無道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弃市

先帝不忍親親之恩枉屈大

法為王受愆

愆過也反而不誅先帝之過故言為王受過也

羣下莫不感焉今王曾莫悔悖

心不移逆謀內潰自子魴發誠非本朝之所樂聞朕惻然傷心不

忍致王於理今貶爵為阜陵侯食一縣獲斯辜者侯自取焉於戲

誠哉赦魴等罪勿驗使謁者一人監護延國不得與吏人通章和

元年行幸九江賜延書與車駕會壽春帝見延及妻子愍然傷之

乃下詔曰昔周之爵封千有八百而姬姓居半者所曰楨幹王室

也朕南巡望淮海意在阜陵遂與侯相見侯志意衰落形體非故

瞻省懷感曰喜曰悲今復侯為阜陵王增封四縣并前為五縣曰

阜陵下溼徙都壽春加賜錢千萬布萬匹安車一乘夫人諸子賞

賜各有差明年入朝立五十一年薨子殤王沖嗣永元二年下詔

盡削除前班下延事沖立二年薨無嗣和帝復封沖兄魴是為頃

王永元八年封魴弟十二人為鄉亭侯魴立三十年薨子懷王恢

嗣延光三年封恢兄弟五人為鄉亭侯恢立十年薨子節王代嗣

陽嘉二年封代兄便親為勃道亭侯代立十四年薨無子國絕建

和元年桓帝立勃道亭侯便親為恢嗣是為恭王立十三年薨子

孝王統嗣立八年薨子王赦立建安中薨無子國除

廣陵思王荆建武十五年封山陽公十七年進爵為王荆性刻急

隱害

隱害謂陰害於人也

有才能而喜文法光武崩大行在前殿荆哭不哀而

作飛書封曰方底

方底魯所以盛書也前書曰綠縹方底

令蒼頭詐稱東海王彊舅大鴻臚

郭況書與彊曰君王無罪猥被斥廢而兄弟至有束縛入牢獄者

太后失職別守北宮

太后郭后也職常也失其常位別遷北宮

及至年老遠斥居邊

深痛觀者鼻酸及太后尸柩在堂洛陽吏曰次捕斬賓客至有一

家三口伏堂者痛甚矣今天下有喪弓弩張設甚備聞梁松勅虎



寧有量耶若歸併二國之民可與  
百萬君王為之主敵于前  
二十八卷

賈史曰吏曰便宜見非勿有所拘以便宜之事而有非者當即行之勿拘常制也封侯難再得也  
郎官竊悲之為王寒心累息累息猶憂息也今天下爭欲思刻賊王曰求功  
易於太山破鷄子輕於四馬載鴻毛此湯武兵也今年軒轅星有  
白氣星家及喜事者喜事猶好事也喜音許氣反皆云白氣者喪軒轅女主之位又  
太白前出西方至午兵當起洪範五行傳曰太白少陰之星以巳未為界不得經天而行太白經天而行為不臣今至午是為經天也  
又太子星色黑至辰日輒變赤天官書曰心前星太子之位也夫黑為病赤為兵王努  
力卒事高祖起亭長陛下與白水何況於王陛下長子故副主哉  
上曰求天下事必舉下曰雪除沈沒之恥報死母之讎精誠所加  
金石為開韓詩外傳曰昔者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為伏虎彎弓而射之沒金飲羽下視知其石也肉復射之矢躍無迹熊渠子見其誠心而金石為之開而況人乎  
當為秋霜無為檻羊秋霜肅殺於物檻羊受制於人雖欲為檻羊又可得乎竊見諸相  
工言王貴天子法也人主崩亡閭閻之伍尚為盜賊欲有所望何  
況王邪夫受命之君天之所立不可謀也今新帝人之所置彊者

為右願君王為高祖陛下所志

陛下即無為扶蘇將閭叫呼天也

秦始皇之太子將闔廬子也扶蘇以數諫始皇使與蒙恬守北邊始皇死於沙丘少子胡亥詐立賜扶蘇死將閭昆弟三人囚於內宮胡亥使謂將閭曰公子不臣罪當死將閭乃仰天而大呼天者三日天平吾無罪昆弟三人皆流涕代劍自殺事見史記彊得書惶怖即執其使封書上之顯宗曰荆

母弟祕其事遣荆出止河南宮時西羌反荆不得志冀天下因羌

驚動有變私迎能為星者與謀議帝聞之乃徙封荆廣陵王遣之

國其後荆復呼相工謂曰我貌類先帝先帝三十得天下我今亦

三十可起兵未相者詣吏告之荆惶恐自繫獄帝復加恩不考極

其事下詔不得臣屬吏人唯食租如故使相中尉謹宿衛之荆猶

不改其後使巫祭祀祝詛有司舉奏請誅之荆自殺立二十九年

死帝憐傷之賜諡曰思王十四年封荆子元壽為廣陵侯服王璽

綬食荆故國六縣又封元壽弟三人為鄉侯明年帝東巡狩徵元

壽兄弟會東平宮班賜御服器物又取皇子與馬悉曰與之建初



七年肅宗詔元壽兄弟與諸王俱朝京師元壽卒子商嗣商卒子條嗣傳國於後

臨淮懷公衡建武十五年立未及進爵為王而薨無子國除

中山簡王焉建武十五年封左馮翊公十七年進爵為王焉曰郭

太后少子故獨留京師三十年徙封中山王永平二年冬諸王來

會辟雍事畢歸蕃詔焉與俱就國從曰虎賁官騎漢官儀騎騎王家名官騎焉上

疏辭讓顯宗報曰凡諸侯出境必備左右故夾谷之會司馬曰從

行穀梁傳曰公會齊侯於頰谷齊人鼓譟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上命司馬止之左氏傳頰谷作夾谷今五國各官騎百人稱妮前

之夫有文事必有武備所曰重蕃職也王其勿辭帝曰焉郭太后

偏愛特加恩寵獨得往來京師十五年焉姬韓序有過焉縊殺之

國相舉奏坐削安險縣安險屬中山郡元和中肅宗復曰安險還中山立五

十二年永元二年薨自中興至和帝時皇子始封薨者皆賻錢三

千萬布三萬匹嗣王薨賻錢千萬布萬匹是時竇太后臨朝竇憲

兄弟擅權太后及憲等東海出也爾雅曰女子之子謂出也故睦於焉而重於禮

加賻錢一億詔濟南東海二王皆會大為修冢塋開神道墓前開道建石柱以

為標謂之神道平夷吏人家墓曰千數作者萬餘人發常山鉅鹿涿郡柏黃

腸雜木黃腸柏木黃心三郡不能備復調餘州郡工徒及送致者數千人凡

徵發搖動六州十八郡制度餘國莫及子夷王憲嗣永元四年封

憲弟十一人為列侯憲立二十二年薨子孝王弘嗣永寧元年封

弘二弟為亭侯弘立二十八年薨子穆王暢嗣永和六年封暢弟

荆為南鄉侯暢立三十四年薨子節王稚嗣無子國除

琅邪孝王京建武十五年封琅邪公十七年進爵為王京性恭孝

好經學顯宗尤愛幸賞賜恩寵殊異莫與為比永平二年曰泰山



之蓋南武陽華蓋縣故城在今沂州沂水縣西北南武陽縣故城東萊之昌陽盧

鄉東牟六縣益琅邪昌陽今萊州縣也故城在今開登縣西南盧鄉故五年乃就

國光烈皇后崩帝悉已太后遺金寶財物賜京京都宮好修宮室

窮極伎巧殿館壁帶皆飾以金銀壁帶壁中之橫木也數上詩賦頌德帝

嘉美下之史官京國中有城陽景王祠吏人奉祠神數下言宮中

多不便利京上書願徙宮開陽曰華蓋南武陽厚丘贛榆五縣華

薨葬東海即丘廣平亭有詔割亭屬開陽開陽縣屬東海郡故城子夷王

宇嗣建初七年封字弟十三人為列侯元和元年封孝王孫二人

為列侯字立二十年薨子恭王壽嗣永初七年封壽弟八人為列

侯立十七年薨子貞王尊嗣延光二年封尊弟四人為鄉侯尊立

十八年薨子安王據嗣永和五年封據弟三人為鄉侯據立四十

七年薨子順王容嗣初平元年遣弟邈至長安奉章貢獻帝曰邈

為九江太守封陽都侯陽都縣屬城陽國故城在今容立八年薨國絕初

邈至長安盛稱東郡太守曹操忠誠於帝操曰此德於邈建安十

一年復立容子熙為王在位十一年坐謀欲過江被誅國除

贊曰光武十子胙土分王沛獻尊節楚英流放尊音祖本反禮記曰恭敬

延既怨詛荆亦缺望濟南陰謀琅邪驕宕中山臨淮無聞天喪王

早終名聞未著也東平好善辭中委相謙謙恭王實惟三讓



後漢書  
光武十王列傳第三十二

金陵書局  
汲古閣本

後漢書四十二

朱暉何列傳第三十三

朱暉孫穆

范曄

後漢書四十三

朱暉字文季南陽宛人也

東觀記曰其先朱微子之後也以國氏姓周衰諸侯滅宋犇易姓為朱後徙於宛也

家世衣

冠暉早孤有氣決年十三王莽敗天下亂與外氏家屬從田間奔入宛城

東觀記曰暉外祖父孔休以德行稱於代也

道遇羣賊白刃劫諸婦女略奪衣物昆弟

賓客皆惶迫伏地莫敢動暉拔劍前曰財物皆可取耳諸母衣不

可得今日朱暉死日也賊見其小壯其志笑曰童子內刀遂捨之

而去初光武與暉父岑俱學長安有舊故及即位求問岑時已卒

乃召暉拜為郎暉尋已病去卒業於太學性矜嚴進止必已禮諸

儒稱其高永平初顯宗舅新陽侯陰就慕暉賢自往候之暉避不

見復遣家丞致禮

續漢志曰諸侯家丞秩三百石

暉遂閉門不受就聞歎曰志士也勿

奪其節後為郡吏太守阮況嘗欲市暉婢暉不從

東觀記曰暉為督郵況當歸女欲買暉婢暉不

朱暉

一原

二原



敢與後況卒暉送其家金三斤及況卒暉乃厚贈送其家人或譏焉暉曰前阮府君有  
 求於我所已不敢聞命誠恐已財貨汚君今而相送明吾非有愛  
 也驃騎將軍東平王蒼聞而辟之甚禮敬焉正月朔旦蒼當入賀  
 故事少府給璧是時陰就為府卿貴驕吏傲不奉法蒼坐朝堂漏  
 且盡而求璧不可得願謂掾屬曰若之何暉望見少府主簿持璧  
 即往給之曰給欺也我數聞璧而未嘗見試請觀之主簿已授暉暉願  
 召令史奉之奉之於蒼主簿大驚遽已白就就曰朱掾義士勿復求更已  
 它璧朝蒼既罷召暉謂曰屬者掾自視孰與藺相如屬向也與猶如也史記曰藺相如趙  
人也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欲以十五城易之趙王使相如奉璧入秦秦王大喜無意  
償趙城相如乃前曰璧有瑕願指視王相如因持璧卻立倚柱怒髮上衝冠曰臣觀大王無意償  
趙城臣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今頭與璧俱碎於地帝聞壯之及當幸長安欲  
 嚴宿衛故已暉為衛士令再遷臨淮太守暉好節槩有所拔用皆  
 厲行士其諸報怨已義犯率皆為求其理多得生濟其不義之囚

即時僵仆

僵仆 路也

吏人畏愛為之歌曰疆直自遂南陽朱季吏畏其

威人懷其惠

東觀記曰建武十六年四方牛大疫臨淮獨不鄰郡人多牽牛入界

數年坐法免

東觀記曰坐考長吏暉囚死獄中州奏免官

剛於為吏見忌於上所在多被劾自去臨淮屏居野澤布衣蔬食  
 不與邑里通鄉黨譏其介介特也言不與眾同建初中南陽大飢米石千餘暉

盡散其家資已分宗里故舊之貧羸者鄉族皆歸焉初暉同縣張

堪素有名稱嘗於太學見暉甚重之接已友道乃把暉臂曰欲已

妻子託朱生暉已堪先達舉手未敢對自後不復相見堪卒暉聞

其妻子貧困乃自往候視厚賑贍之暉少子頡怪而問曰大人不

與堪為友平生未曾相聞子孫竊怪之暉曰堪嘗有知己之言吾

已信於心也

以堪先託妻子心已許之故言信於心也

暉又與同郡陳揖交善揖早卒有遺腹

子友暉嘗哀之及司徒桓虞為南陽太守召暉子駢為吏暉辭駢

而薦友虞歎息遂召之其義烈若此元和中肅宗巡狩告南陽太



守問暉起居召拜為尚書僕射歲中遷太山太守暉上疏乞畱中

詔許之因上便宜陳密事深見嘉納詔報曰補公家之闕詩曰衮職有闕仲山之

前補不累清白之素斯善美之士也俗吏苟合阿意面從進無譽

之志卻無退思之念易蹇卦艮下坎上艮為山坎為水山上有水蹇難之象也六二爻

在難私身遠害故曰王臣蹇蹇匪躬患之甚久惟今所言適我願也生其勉之

是時穀貴縣官經用不足也朝廷憂之尚書張林上言穀所曰貴

由錢賤故也可盡封錢一取布帛為租曰通天下之用又鹽食之

急者雖貴人不得不須官可自鬻前書曰因官器作鬻又宜因交陟益

州上計吏往來市珍寶收采其利武帝時所謂均輸者也武帝作均輸

出租賦并雇運之直官總取之市其土於是詔諸尚書通議暉奏據林言不可

施行事遂寢後陳事者復重述林前議曰為於國誠便帝然之有

詔施行暉復獨奏曰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食祿之

家不與百姓爭利今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鹽利歸官則下人窮

怨布帛為租則吏多姦盜誠非明主所當宜行帝卒曰林等言為

然得暉重議因發怒切責諸尚書暉等皆自繫獄三日詔救出之

曰國家樂聞駁議黃髮無愆詔書過耳黃髮老稱何故自繫暉因稱

病篤不肯復署議尚書令曰下惶怖謂暉曰今臨得譴讓奈何稱

病其禍不細暉曰行年八十蒙恩得在機密當曰死報若心知不

可而順旨雷同負臣子之義今耳目無所聞見伏待死命遂閉口

不復言諸尚書不知所為乃共劾奏暉帝意解寢其事後數日詔

使直事郎問暉起居直事郎謂署太醫視疾太官賜食暉乃起謝復賜

錢十萬布百匹衣十領後遷為尚書令曰老病乞身拜騎都尉賜

錢二十萬和帝即位實憲北征匈奴暉復上疏諫頃之病卒華嶠書

五十失妻昆弟欲為繼室暉歎曰時子頡修儒術安帝時至陳相頡子穆

俗希不以後妻敗家者遂不復娶也



穆字公叔年五歲便有孝稱父母有病輒不飲食差乃復常及壯  
 耽學銳意講誦或時思至不自知亡失衣冠顛隊阮岸其父常已  
 為專愚幾不知數馬足幾音近衣反前書曰石慶為太僕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舉手曰六馬言穆用心專愚更甚也 穆愈  
 更精篤初舉孝廉謝承書曰穆少有英才學明五經性矜嚴疾惡不交非類年二十為郡 順帝末江淮盜賊羣  
 起州郡不能禁或說大將軍梁冀曰朱公叔兼資文武海內奇士  
 若已為謀主賊不足平也冀亦素聞穆名乃辟之使典兵事甚見  
 親任及桓帝即位順烈太后臨朝穆已冀執地親重望有已扶持  
 王室因推災異奏記曰勸戒冀曰穆伏念明年丁亥之歲刑德合  
 於乾位歷法太歲在丁壬歲德在北宮太歲在亥卯未歲刑亦在北宮故合於乾位也 易經龍戰之會其文曰龍戰于  
 野其道窮也易坤卦上六象詞也坤爻居上六故云其道窮也王弼注云陰之為道將勝而陰道負也今年九月天氣鬱冒五位四候連失正氣此互 謂陽

相明也夫善道屬陽惡道屬陰若修正守陽摧折惡類則福從之  
 矣穆每事不逮所好唯學傳受於師時有可試願將軍少察愚言  
 申納諸儒也而親其忠正絕其姑息姑且也息安也小人之道苟且取安也禮記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  
 專心公朝割除私欲廣求賢能斥遠佞惡夫人君不可不學當已  
 天地順道漸漬其心宜為皇帝選置師傅及侍講者得小心忠篤  
 敦禮之士將軍與之俱入參勸講授師賢法古此猶倚南山坐平  
 原也誰能傾之今年夏月暈房星明年當有小厄宜急誅姦臣為  
 天下所怨毒者已塞災咎議郎大夫之位本已式序儒術高行之  
 士今多非其人九卿之中亦有乖其任者惟將軍察焉又薦种暉  
 樂巴等而明年嚴鮪謀立清河王蒜又黃龍二見沛國冀無術學  
 遂已穆龍戰之言為應於是請暉為從事中郎薦巴為議郎舉穆  
 高第為侍御史續漢書曰穆舉高第拜侍御史桓帝臨辟雍行禮畢公卿出虎賁置弓階上公卿下階皆避弓穆過呼虎賁曰執天子器何故投於地虎賁怖即攝



曰宋御史可謂臨事不惑者也時同郡趙康叔盛者隱於武當山清靜不仕  
 曰經傳教授穆時年五十乃奉書稱弟子及康歿喪之如師其尊  
 德重道為當時所服常感時澆薄慕尚敦篤乃作崇厚論其辭曰  
 夫俗之薄也有自來矣故仲尼歎曰大道之行也而丘不與焉禮  
 曰仲尼歎曰大道之行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鄭玄注曰大道謂三皇五帝時也蓋傷之也夫道者曰天下為一在  
 彼猶在己也故行違於道則愧生於心非畏義也事違於理則負  
 結於意非憚禮也故率性而行謂之道率性也子思曰天命之謂性得其天  
 性謂之德天之命之謂性不失天性是謂德德性失然後貴仁義道德之性失仁義之迹彰是曰仁義起  
 而道德遷遷徙也禮法興而淳樸散故道德曰仁義為薄淳樸曰禮法  
 為賊也老子曰大道而後德德而後仁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夫中世之所敦已為上世  
 之所薄中世謂五帝時況又薄於此乎故夫天不崇大則覆幬不廣地不深  
 厚則載物不博謂亦覆空傳曰如天之無不人不敦龐則道數不遠敦龐厚大也左

傳曰人生敦龐敦猶理也言人不敦厚不能入道之精理也昔在仲尼不失舊於原壤原壤孔子之舊也禮記曰  
 椽原壤登木而歌曰狸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曰親者無失其為親故者無失其為故楚嚴不忍章於絕纓說苑  
 莊王賜羣臣酒日暮闕滅乃有人引美人之衣者美人援絕其冠纓告王趣火來上視絕纓者王  
 曰賜人酒使醉失禮奈何欲顯婦人之節而辱士乎乃命左右曰與寡人飲不絕冠纓者不懼羣  
 臣百餘人皆絕去其冠纓乃上火也由此觀之聖賢之德敦矣老氏之經曰大丈夫處其  
 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此老子道德經之詞顧歡注曰  
 華薄取此厚實聲色為華去彼夫時有薄而厚施行有失而惠用道德為厚禮法為薄清虛為實  
 故覆人之過者敦之道也救人之失者厚之行也送者馬援深昭  
 此道可已為德誠其兄子曰吾欲汝曹聞人之過如聞父母之名  
 耳可得聞口不得言斯言要矣遠則聖賢履之上世履踐也言敦厚之  
 履近則邴吉張子孺行之漢廷宣帝時邴吉為丞相不按吏曰夫以三公府案吏  
 故能振英聲於百世播不滅之遺風不亦美哉然而時俗或異風  
 化不敦而尚相誹謗謂之臧否記短則兼折其長貶惡則并伐其



善悠悠者皆是其可稱乎悠悠多也凡此之類豈徒乖為君子之道

哉將有危身累家之禍焉悲夫行之者不知憂其然故害興而莫

之及也斯既然矣又有異焉人皆見之而不能自遷何則務進者

趨前而不顧後榮貴者矜己而不待人智不接愚富不賑貧貞士

孤而不恤賢者戾而不存故田蚡曰尊顯致安國之金田蚡武帝王皇

后同產弟為太夫曰韓翟之操為漢之名宰前書曰天

子以韓安然猶不能振一貧賢薦一孤士又況其下

者乎此禽息史魚所曰專名於前而莫繼於後者也韓詩外傳曰禽息

秦大夫薦百里奚不見納繆公出當車以頰擊閻腦乃精出曰臣生無補於國不如死也繆公感寤而用百里奚秦

以大化禮大夫殯於正室士於適室韓子曰史魚衛大夫卒柩後寢衛君弔而問之曰不能進

子為邪義不能止也皆牽於何則先進者既往而不反後來者復習

俗而追之是曰虛華盛而忠信微刻薄稠而純篤稀斯蓋谷風有

棄予之歎詩小雅曰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伐木有鳥鳴之悲矣詩小雅曰伐木

李老之雅誨思馬援之所尚鄙二宰之失度美韓稜之抗正事具韓

貴丙張之弘裕賤時俗之誹謗則道豐績盛名顯身榮載不刊之

德刊削播不滅之聲然知薄者之不足厚者之有餘也彼與草木俱

朽彼謂此與金石相傾此謂厚也老子豈得同年而語竝日而談哉又著

絕交論亦矯時之作穆集載論其略曰或曰子絕存問不見客亦不答也何故曰古者

而已曰人將疾子如何曰蓋受疾日受疾可乎曰世之務交遊也久矣敦于乘不忌于君犯禮以

追之背公以從之其愈者則孺子之愛也其甚者則求蔽過竊譽以贍其私事替義退公輕私重

居勞於聽也或於道而求其私瞻矣是故遂在不反而莫敢止焉是川瀆並決而莫敢之塞游積

多闕臣事多尤思復白圭重考古言以補往過時無孔堂思兼則滯匪有廢也則亦焉興是以敢

受疾也不亦可乎文士傳曰世無絕交又與劉伯宗絕交書及詩曰昔我為豐令足下不遭母憂

乎親解纜絰來入豐寺及我為侍書御史足下親來入臺足下今為二千石我下為郎乃反因計

吏以謁相與足下豈丞尉之徒我豈足下部民欲以此謁為榮寵乎咄劉伯宗於仁義道何其薄哉



其詩曰北山有鳴不潔其翼飛不正向寢不定息飢則木攫飽則泥伏饕餮貪汗臭腐是食填腸  
滿嗟嗜欲無極長鳴呼鳳謂鳳無德鳳之所趨與子異域承從此訣各自努力蓋因此而著論也

梁冀驕暴不悛朝野嗟毒穆曰故吏懼其覺積招禍復奏記諫曰

古之明君必有輔德之臣規諫之官下至器物銘書成敗自防遺

失黃帝作中机之法孔甲有盤孟之誠太公陰謀曰武王衣之銘曰桑蠶苦女工難得新捐故後必寒鏡銘曰以鏡自照者見形容以人自照者見吉凶鴈銘曰樂極則悲沈湎致非社稷為危

也故君有正道臣有正路說苑君道篇曰人君之道清淨無為務在博愛趨在任賢廣人臣之術順從復命無所敢專議不苟合位不苟尊必有益於國必有補於君也

從之如升堂違之如赴壑今明將軍

地有申伯之尊申國之伯周宣王之元舅位為羣公之首莫絕席於三公一日行善天下歸仁

論語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終朝為惡四海傾覆頃者官人俱置加曰水蟲為害災水

京師諸官費用增多詔書發調或至十倍各言官無見財皆當

出民榜掠割剝彊令充足公賦既重私斂又深牧守長吏多非德

選貪聚無厭遇人如虜或絕命於箠楚之下或自賊於迫切之求

又掠奪百姓皆託之尊府遂令將軍結怨天下吏人酸毒道路

歎嗟昔秦政煩苛百姓土崩陳勝奮臂一呼天下鼎沸前書淮南王謂伍傲曰陳勝吳

大呼天下響應也秦胡亥時山東兵大起叔孫通謂胡亥曰鼠竊狗盜郡縣逐捕之不足憂諸生曰何先生

諛也諱惡不悛卒至亡滅昔永和之末綱紀少弛頗失人望四五歲

耳而財空戶散下有離心馬兔之徒乘敝而起荆揚之間幾成大

患賈帝時九江賊馬免稱黃帝歷陽賊華孟稱黑帝劫九江都尉滕撫討斬之九江歷陽是荆揚之間也幸賴順烈皇后初政清靜

內外同力僅乃討定今百姓戚戚困於永和內非仁愛之心可得

容忍外非守國之計所宜久安也夫將相大臣均體元首共輿而

馳同舟而濟輿傾舟覆患實共之豈可曰去明即昧履危自安即就也

主孤時困而莫之恤乎宜時易宰守非其人者減省第宅園池之

費拒絕郡國諸所奉送內曰自明外解人惑使挾姦之吏無所依

託司察之臣得盡耳目憲度既張遠邇清壹則將車身尊事顯德

耀無窮天道明察無言不信惟垂省覽冀不納而縱放日滋遂復

後漢四十三



賂遺左右交通宦者任其子弟賓客曰為州郡要職穆又奏記極  
諫冀終不寤報書云如此僕亦無一可邪穆言雖切然亦不甚罪  
也永興元年河溢漂害人庶數十萬戶百姓荒饑流移道路冀州  
盜賊尤多故擢穆為冀州刺史州人有宦者三人為中常侍竝曰  
檄謁穆穆疾之辭不相見冀部令長聞穆濟河解印綬去者四十  
餘人及到奏劾諸部至有自殺者曰威略權宜盡誅賊渠帥舉劾  
權貴或乃死獄中有宦者趙忠喪父歸葬安平安平郡冀州所部僭為璵璠  
玉匣偶人玉匣長尺廣二寸半衣死者自腰以下至足連以金縷天子之制也左傳曰陽虎將以璵璠斂杜預注云美玉名君所佩也偶人明器之屬也穆聞之  
下郡案驗吏畏其嚴明遂發墓剖棺陳尸出之而收其家屬帝聞  
大怒徵穆詣廷尉謝承書曰穆臨當就道冀州從事欲為畫像置廳事上穆留輪作板書曰勿畫吾形以為重負忠義之末顯何形像之足紀也輪作  
左校左校署名屬將作學左工徒太學書生劉陶等數千人詣闕上書訟穆曰伏見  
弛刑徒朱穆處公憂國拜州之日志清姦惡誠曰常侍貴寵父子

兄弟布在州郡競為虎狼噬食小人故穆張理天綱補綴漏目羅  
取殘禍曰塞天意由是內官咸共悲疾謗讟煩興讒隙仍作極其  
刑謫輸作左校天下有識皆曰穆同勤禹稷而被其鯨之戾若死  
者有知則唐帝怒於崇山重華忿於蒼墓矣尚書曰放驩兜於崇山孔安國注曰崇山南裔也山海經曰有驩頭之國帝堯葬焉郭璞注云驩頭驩兜也禮記曰舜葬蒼梧之野當今中官近習鄭玄注禮記云近習天子所親幸者也竊持國柄周禮以八柄詔王馭羣臣謂爵祿予置生奪廢誅也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運賞則使餓隸富於季孫運氏富於周公呼喙則令伊顏化為桀蹠呼喙吐納也伊尹顏回夏桀盜跖也而穆獨亢然不顧  
身害非惡榮而好辱惡生而好死也徒感王綱之不懼懼天網懼天網  
之久失故竭心懷憂為上深計臣願鯨首繫趾鯨首謂繫額涅墨也繫趾謂鈇其足也以鐵著足曰鈇也  
代穆校作帝覽其奏乃赦之穆居家數年在朝諸公多有相推薦  
者於是徵拜尚書穆既深疾宦官及在臺閣旦夕共事志欲除之  
乃上疏曰案漢故事中常侍參選士人建武已後乃悉用宦者自



延平曰來浸溢貴盛假貂璫之飾處常伯之任璫以金為之當冠前附以金貂也漢官儀曰中常侍

秦官也漢興或用土人銀璫左貂光武以後專任宦者右貂金璫常伯侍中天朝政事一更其手權傾海內寵貴無

極子弟親戚竝荷榮任故汎濫驕溢莫能禁禦凶狡無行之徒媚

曰求官恃執怙寵之輩漁食百姓窮破天下空竭小人愚臣曰為

可悉罷省遵復往初率由舊章更選海內清淳之士明達國體者

曰補其處即陛下可為堯舜之君眾僚皆為稷契之臣兆庶黎萌

蒙被聖化矣帝不納後穆因進見口復陳曰臣聞漢家舊典置侍

中中常侍各一人省尚書事省黃門侍郎一人傳發書奏傳通皆

用姓族引用士人有族望者自和熹太后曰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曰閹人為

常侍小黃門通命兩宮自此曰來權傾人主窮困天下宜皆罷遣

博選耆儒宿德與參政事帝怒不應穆伏不肯起左右傳出傳聲良

久乃趨而去自此中官數因事稱詔詆毀之穆素剛不得意居無

幾憤懣發疽疽癰也延熹六年卒時年六十四祿仕數十年蔬食布衣

家無餘財公卿共表穆立節忠清虔恭機密守死善道宜蒙旌寵

策詔褒述追贈益州太守所著論策奏教書詩記嘲凡二十篇袁

子野少有名節仕至河南尹野字子遠見荀爽薦文初穆父卒穆與諸儒考依古

義諡曰貞宣先生諡法曰清白守節曰貞善聞周達曰宣及穆卒蔡邕復與門人共述其體

行諡為文忠先生袁山松書曰蔡邕諡曰魯季文子君子以為忠而諡曰文子又傳曰忠

夫諡者上之所贈非下之所造故顏閔至德不論曰朱穆見比周傷義偏黨毀俗左傳曰頑嚚不友是為比周杜預注云比近也周密也志抑朋游之

私遂著絕交之論蔡邕曰為穆貞而孤又作正交而廣其志焉論

略曰聞之前訓曰君子以朋友講習而正人無有淫朋是以古之交者其義敦以正其誓信以固

逮夫周德始衰頌聲既寢伐木有烏鳴之刺谷風有棄子之怨其所由來政之缺也自此以降彌

以陵遲或闕其始終或疆其比周或以縉紳患其然而論者諄諄如也疾淺薄而攜貳者有之惡

朋黨而絕交游者有之其論交也曰富貴則人爭趨之貧賤則人爭去之是以君子慎人所以交



已審已所以交人富貴則無暴集之吝貧賤則無棄舊之資矣故原其所以來則知其所以去見其所以始則觀其所以終彼貞士者貧賤不待夫富貴富貴不驕乎貧賤故可貴也蓋朋友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離善則久要不忘平生之言惡則忠告善誨之否則止無自辱焉故君子不為可棄之行不患人之遺已也信有可歸之德不病人之遠已也不幸或然則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怨其遠矣求諸已而不求諸人咎其稀矣夫遠怨稀咎之機成在乎躬莫之能改也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而子各有問乎夫子然則以交誨也商也寬故告之以拒人師也扁故訓之以容眾各從其行而矯之至於仲尼之正教則汎愛眾而親仁故非善不喜非仁不親交游以方會友以文可無貶也穀梁子亦曰心志既通名譽不聞友之罪也今將患其流而塞其源病其末而利其本無乃未若擇其正而黜其邪與其彼農皆黍而獨稷焉夫黍亦神農之嘉穀與稷並為黍盛也使交而可廢則黍其德矣括二論而言之則刺薄者博而洽斷交者貞而孤孤有羔羊之節與其不獲已而矯時也走將從夫孤焉

**蓋孔子稱上交不諂下交不黷**易繫辭曰又曰晏平仲善與人交子夏之門人亦問交於子張論語故易明斷金之義二人同心

**與人交子夏之門人亦問交於子張**論語故易明斷金之義二人同心

**詩載讌朋之謠**詩小雅伐木序云讌友朋故舊也其詩曰若夫文會輔仁直

**諒多聞之友時濟其益**論語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又紵衣傾蓋彈冠

**結綬之夫遂隆其好**左傳曰吳季札以編帶贈子產子產獻紵衣焉孔叢子曰孔子與

**游客**游與交文皇后從兄子封魏其侯游士賓客爭歸之武帝時為丞相田蚡武帝皇后同

**斯固交者之方焉**方道也至乃田實衛霍之

軍青姊子霍去病為驃騎將軍皆為大司馬去病秩祿與大將軍等

自是後青日衰而去病益貴青故人門下多去事去病輒得官爵也

**廉頗翟公之門賓**

**衰異又專諸荆卿之感激**史記曰專諸堂邑人吳公子光以嫡嗣未得立請專諸刺

**生豫子之投身**史記曰侯嬴魏隱士為大梁夷門監者魏公子無忌請為上客秦圍邯鄲

**節非夫交照之本未可語失得之原也**穆徒呂友分少全因絕同

**志之求黨俠生敝而忘得朋之義**易曰西蔡氏貞孤之言其為然也

**古之善交者詳矣**漢興稱王陽貢禹陳遵張竦前書曰陳遵字孟公杜陵

**中世有廉范慶鴻陳重雷義云**

**樂恢字伯奇京兆長陵人也**父親為縣吏得罪於令收將殺之恢

**不拘操行雖異然相親友也**

**後漢四十三**



年十一常俯伏寺門晝夜號泣令聞而矜之即解出親恢長好經學事博士焦永永為河東太守恢隨之官閉廬精誦不交人物後永曰事被考諸弟子皆曰通關被繫為交通恢獨傲然不汚於法關涉也遂篤志為名儒性廉直介立介特也行不合己者雖貴不與交信陽侯陰就數致禮請恢恢絕不答後仕本郡吏太守坐法誅東觀記京兆尹張故人莫敢往恢獨奔喪行服坐曰抵罪歸復為功曹選舉不阿請託無所容同郡楊政數眾毀恢後舉政子為孝廉由是鄉里歸之辟司空牟融府會蜀郡太守第五倫代融為司空恢曰與倫同郡不肯留薦潁川杜安而退諸公多其行連辟之遂皆不應華嶠書曰安擢為宛令以病去章帝行過潁川安上書召拜御史遷至巴郡太守而恢在家安與恢書通問恢告吏曰調且讓之曰為宛令不合志病去可也千人主以闕觀非也違平生操故不報安亦節士也年十三入太學號奇童洛陽令周紆自往候安安謝不見京師貴戚其行或遺之書安不發悉壁藏之及後捕按貴戚賓客安開壁出書印封如故後徵拜議郎會車騎將軍竇憲出征匈奴恢數上書諫爭朝廷稱其忠

東觀記載恢上書諫曰春秋之義王者不埋夷狄得其地不可墾發得其人無益於政故明王之於夷狄窮蹙而已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以漢之盛不務修舜禹周公之德而無故興于戈動兵革以求無用之物臣誠惑之入為尚書僕射是時河南尹王調洛陽令李阜與竇憲厚善縱舍自由恢劾奏調阜并及司隸校尉諸所刺舉無所回避決錄注曰調字叔和為河南尹永和二年坐賢避貴戚惡之洛陽令同郡任稜竹田及上罷城東漕渠免官憲弟夏陽侯瓌欲往候恢恢謝不與通憲兄弟放縱而忿其不附己妻每諫恢曰昔人有容身避害何必曰言取怨恢歎曰吾何忍素餐立人之朝乎遂上疏諫曰臣聞百王之失皆由權移於下大臣持國常曰執盛為咎伏念先帝聖德未永早棄萬國陛下富於春秋纂承大業春秋謂年也言諸舅不宜幹正王室曰示天下之私經曰天地乖互眾物天傷君臣失序萬人受殃政失不救其極不測方今之宜上曰義自割下曰謙自引四舅可長保爵土之榮四舅謂竇憲弟篤景瓌也皇太后永無慙負宗廟之憂誠策之上者也書奏不省時竇太后臨朝和帝未親



萬機恢已意不得行乃稱疾乞骸骨詔賜錢太醫視疾恢薦任城郭均成陽高鳳而遂稱篤拜騎都尉上書辭謝曰仍受厚恩無已報效夫政在大夫孔子所疾論語孔子曰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世卿持權春秋已戒崔氏出奔衛公羊傳曰崔氏者何齊大夫稱崔氏者何既易為既世卿也聖人懇惻不虛言也近世外戚富貴必

有驕溢之敗今陛下思慕山陵未遑政事諸舅寵盛權行四方若不能自損誅罰必加臣壽命垂盡臨死竭愚惟蒙留神詔聽上印

綬乃歸鄉里竇憲因是風厲州郡迫脅恢遂飲藥死弟子續經輓者數百人輓也庶眾痛傷之後竇氏誅帝始親事恢門生何融等上

書陳恢忠節除子已為郎中三輔決錄注曰已字伯文為郎非其好也去官

何敞字文高扶風平陵人也其先家于汝陰六世祖比干學尚書

於晁錯何氏家傳六世祖文比干字少卿經明行修兼通法律為汝陰縣獄吏決曹掾平活數千人後為丹陽都尉獄無冤囚淮汝號曰何公征和三年三月辛亥天大陰雨比干在家日中夢貴客車騎滿門覺以語妻詰未已而門有老嫗可八十餘頭白求寄避雨雨甚而衣履不濡雨止送出門乃謂比干曰公有陰德今天錫君策以廣公之子孫因出懷中符策狀

如簡長九寸凡九百九十枚以授比干子孫佩印綬者當如此算比干年五十八有六男又生三子本始元年自汝陰徙平陵代為名族武帝時為廷尉正與

張湯同時湯持法深而比干務仁恕數與湯爭雖不能盡得然所

濟活者已千數後遷丹陽都尉因徙居平陵敞父寵建武中為千

乘都尉已病免遂隱居不仕敞性公正自己趣舍不合時務每請

召常稱疾不應元和中辟太尉宋由府由待已殊禮敞論議高常

引大體多所匡正司徒袁安亦深敬重之是時京師及四方累有

奇異鳥獸草木言事者已為祥瑞敞通經傳能為天官意甚惡之

乃言於二公曰夫瑞應依德而至災異緣政而生故鸚鵡來巢昭

公有乾侯之厄春秋有鸚鵡來巢左傳魯大夫師已曰文武之世童謠有之曰鸚鵡之羽預注乾侯在魏郡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鸚鵡踈公在乾侯季平子逐昭公公孫於乾侯杜

西狩獲麟孔子有兩楹之殞公羊傳西狩獲麟有以告孔子者曰有磨而角者何孔子曰孰為來哉孰為來哉反袂拭面涕下沾袍曰吾道窮矣何氏注麟者太平之符聖人之類時得麟而死此亦天告夫子將沒之徵也禮記孔子謂子貢曰子疇昔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焉殷人殞於兩楹之閒正即般人也子殆將死也遂寢疾七日而死

海鳥避風臧文祀之君子譏焉國語曰海鳥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臧文



仲使國人祭之展禽譏焉曰今茲海其有風乎廣川之  
鳥恆知避風是歲海多大風冬暖文仲問之曰吾過矣

於庭際不可不察由安懼然不敢答懼音紀居無何而肅宗崩時賈

氏專政外戚奢侈賞賜過制倉帑為虛帑音立敞奏記由曰敞聞事

君之義進思盡忠退思補過歷觀世主時臣無不各欲為化垂之

無窮然而平和之政萬無一者蓋曰聖主賢臣不能相遭故也今

國家秉聰明之弘道明公履晏晏之純德晏晏溫君臣相合天下翕

然治平之化有望於今孔子曰如有用我者三年有成今明公視

事出入再替宜當克己曰疇四海之心禮一穀不升則損服徹膳

禮記曰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損服減損服御天下不足若已使然而比年水旱人不收穫涼

州緣邊家被凶害時西羌犯邊為害也男子疲於戰陳妻女勞於轉運老幼孤

寡歎息相依又中州內郡公私屈竭此實損膳節用之時國恩覆

載賞賚過度但聞臘賜自郎官已上公卿王侯已下至於空竭帑

藏損耗國資尋公家之用皆百姓之力明君賜賚宜有品制忠臣

受賞亦應有度臘賜大將軍三公錢各二十萬牛肉二百斤糲米二百斛特進侯十五萬卿十萬校尉五萬尚書三萬侍中將大夫各二萬千石六百石各七千虎賁羽林郎二人共三千石是曰夏禹玄圭周公束帛尚書曰召公出取幣入錫周公今明公位

尊任重責深負大上當匡正綱紀下當濟安元元豈但空空無違

而已哉宜先正己曰率羣下還所得賜因陳得失奏王侯就國除

苑囿之禁節省浮費賑卹窮孤則恩澤下暢黎庶悅豫上天聰明

必有立應使百姓歌誦史官紀德豈但子文逃祿國語昔楚鬬子文三登令尹無一日之積成王

聞子文朝不及夕也於是乎每朝設脯七束糗一筐以羞子文成王每出子文之祿必逃王止而後復人謂子文曰人生求富子逃之何也對曰從政者以庇人也人多曠者而我取富焉是勤人以自封也死無日矣公儀退食之比哉史記公儀休相魯食茹而美拔園葵而棄之見布

我逃死非逃富也由不能用時齊殤王子都鄉侯暢奔弔國憂上書未報時章

比音庇侍中竇憲遂令人刺殺暢於城門屯衛之中暢得幸竇太后故刺殺之

主名不立敞又說由曰劉暢宗室肺腑茅土藩臣來弔大憂上書

也殤王名石齊武王縝之孫也



須報也親在武衛致此殘酷奉憲之吏莫適討捕適音的謂無指的討捕也蹤迹不

顯主名不立敵備數股肱職典賊曹股肱謂手臂也公府有賊曹主知盜賊也故欲親至發所

曰糾其變而二府曰為故事三公不與盜賊敵在太尉府二府謂司徒司空

見馬防傳也昔陳平生於征戰之世猶知宰相之分云外鎮四夷內撫諸

侯使卿大夫各得其宜陳平為左丞相對文帝曰宰相者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育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

職今二府執事不深惟大義惑於所聞公縱姦慝莫曰為咎惟明

公運獨見之明昭然勿疑敵不勝所見請獨奏案由乃許焉二府

聞敵行皆遣主者隨之主者謂主知盜賊之曹也於是推舉具得事實京師稱其正

曰高第拜侍御史時遂曰實憲為車騎將軍大發軍擊匈奴而詔

使者為憲弟篤景竝起邸第興造勞役百姓愁苦敵上疏諫曰臣

聞匈奴之為桀逆久矣平城之圍嫚書之恥匈奴冒頓以精兵二十萬圍高帝于白登七日按白登在平

城東南十餘里高后時冒頓遺高后書曰陛下獨立孤憤獨居兩主不樂無以自娛願以所有易其所無孤憤願白謂此二辱者臣子所為捐

軀而必死高祖呂后忍怒還忿舍而不誅伏惟皇太后秉文母之

操文母文王之妻大妣也詩曰既有烈考亦有文母陛下履晏晏之姿匈奴無逆節之罪漢朝無

可慙之恥而盛春東作歲起於東人始就耕故曰東作興動大役元元怨恨咸懷不悅

而猥復為衛尉篤奉車都尉景繕修館第彌街絕里臣雖斗筭之

人鄭玄注論語筭竹器容斗二升誠竊懷怪曰為篤景親近貴臣當為百僚表儀今眾

軍在道朝廷焦屑百姓愁苦縣官無用而遽起大第崇飾玩好非

所曰垂令德示無窮也宜且罷工匠專憂北邊恤人之困書奏不

省後拜為尚書復上封事曰夫忠臣憂世犯主嚴顏譏刺貴臣至

曰殺身滅家而猶為之者何邪君臣義重有不得已也臣伏見往

事國之危亂家之將凶皆有所由較然易知較明也昔鄭武姜之幸叔

段左傳鄭武姜愛少子叔段莊公立武姜請以京封叔段謂之京城太叔後武姜引以襲鄭衛莊公之寵州吁左傳衛莊公寵庶

公不禁大夫石碯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莊公不從及卒適子桓公立州吁乃殺桓公而篡其位愛而不教終至凶戾由是

後漢四十三



觀之愛子若此猶飢而食之已毒適所已害之也史記蘇秦曰飢人之所

其愈充腹而與伏見大將軍寶憲始遭大憂公卿比奏欲令典幹國事

比類也憲深執謙退固辭盛位懇懇勤言之深至天下聞之莫不

悅喜今踰年無幾大禮未終卒然中改兄弟專朝憲秉三軍之重

篤景總官衛之權而虐用百姓奢侈僭誅戮無罪肆心自快今

者論議凶凶咸謂叔段州吁復生於漢臣觀公卿懷持兩端不肯

極言者已為憲等若有匪懈之志則已受吉甫褒申伯之命申伯周

舅也有令德故尹吉甫作頌以美之其詩曰維嶽降神如憲等陷於辜辜則自取陳平

周勃順呂后之權呂后欲封呂祿呂產為王王陵諫不許陳平周終不曰憲等吉

凶為憂也臣敞區區誠欲計策兩安絕其絲絲塞其涓涓周金人銘

雍終為江河縣縣上不欲令皇太后損文母之號陛下有誓泉之譏左

不絕或成網羅也下使憲等得長保其福祐然臧獲之謀

鄭武姜引太叔段襲莊公莊公實姜氏於城穎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

上安主父下存主母猶不免於嚴怒

方言臧獲奴婢賤稱也史記曰蘇秦謂燕

者憂之妻曰勿憂吾已為作藥酒待之矣居三日其夫果至妻使妾舉藥酒而進之妾欲言酒之藥

乎則恐逐其主母也欲勿言耶則恐殺其主父於是伴僮而棄酒主父怒答之故妾僮而覆酒上存

主父下存主母臣伏惟累祖蒙恩至臣八世東觀記曰何修生成為漢膠東相成生

然終不免於答復曰愚陋旬年之間歷顯位備機

比于生壽蜀郡太守壽生顯京輔都尉顯生耶近每念厚德忽然忘生雖知言必夷滅而冒死自盡者誠不忍曰

光祿大夫耶生寵濟南都尉寵生敞八世也見其禍而懷默苟全駙馬都尉瓌雖在弱冠有不隱之忠比請退

身願抑家權可與參謀聽順其意誠宗廟至計竇氏之福敞數切

諫言諸竇罪過憲等深怨之時濟南王康尊貴驕甚康光武憲乃白

出敞為濟南太傅敞至國輔康曰道義數引法度諫正之康敬禮

焉歲餘遷汝南太守敞疾文俗吏已苛刻求當時名譽故在職已

寬和為政立春日常召督郵還府督郵主司察愆過立分遣儒術大吏

按行屬縣顯孝悌有義行者及舉冤獄曰春秋義斷之是已郡中



無怨聲百姓化其恩禮其出居者皆歸養其父母追行喪服出居謂與父母

別居者其親先亡者自恨喪禮不足追行喪制也推財相讓者二百許人東觀記曰高譚等百八十五人推財相讓置立禮官

不任文吏又修理鮑陽舊渠百姓賴其利鮑陽縣屬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新蔡縣北水經注云高陂東出為

鮑水俗謂之三丈陂墾田增三萬餘頃吏人共刻石頌敞功德及竇氏敗有司

奏敞子與夏陽侯瓌厚善坐免官永元十二年復徵三遷五官中

郎將常忿疾中常侍蔡倫倫深憾之元興元年敞曰祠廟嚴肅微疾

不齋後鄧皇后上太傅禹冢敞起隨百官會倫因奏敞詐病坐抵

罪卒於家

論曰永元之際天子幼弱太后臨朝竇氏憑盛戚之權將有呂霍

之變呂祿呂產也霍光之子也幸漢德未衰大臣方忠袁任二公正色立朝袁安任樂

何之徒抗議柱下漢官儀曰侍御史周官也為柱下史冠法冠按禮圖注云法冠袂法者服之樂袂為司隸何敞為御史並彈射糾察之官也故能

挾幼主斷勦姦回之偏勦絕也不然國家危矣夫竇氏之間唯何敞可

曰免而特曰子失交之故廢黜不顯大位惜乎過矣哉

贊曰朱生受寄誠不愆義公叔辟梁允納明刺絕交面朋崇厚浮

偽揚雄法言曰朋而不心面朋也友而不心面友也浮偽者勸之以榮厚也恢舉謗已敞非祥瑞永言國偏甘心彊

諛誠佞諛也實意兄弟奢僭上備敞諛誠佞諛也實意兄弟奢僭上備敞諛誠佞諛也實意兄弟奢僭上備敞

諛誠佞諛也實意兄弟奢僭上備敞諛誠佞諛也實意兄弟奢僭上備敞諛誠佞諛也實意兄弟奢僭上備敞

諛誠佞諛也實意兄弟奢僭上備敞諛誠佞諛也實意兄弟奢僭上備敞諛誠佞諛也實意兄弟奢僭上備敞

諛誠佞諛也實意兄弟奢僭上備敞諛誠佞諛也實意兄弟奢僭上備敞諛誠佞諛也實意兄弟奢僭上備敞

諛誠佞諛也實意兄弟奢僭上備敞諛誠佞諛也實意兄弟奢僭上備敞諛誠佞諛也實意兄弟奢僭上備敞

諛誠佞諛也實意兄弟奢僭上備敞諛誠佞諛也實意兄弟奢僭上備敞諛誠佞諛也實意兄弟奢僭上備敞

諛誠佞諛也實意兄弟奢僭上備敞諛誠佞諛也實意兄弟奢僭上備敞諛誠佞諛也實意兄弟奢僭上備敞

諛誠佞諛也實意兄弟奢僭上備敞諛誠佞諛也實意兄弟奢僭上備敞諛誠佞諛也實意兄弟奢僭上備敞

諛誠佞諛也實意兄弟奢僭上備敞諛誠佞諛也實意兄弟奢僭上備敞諛誠佞諛也實意兄弟奢僭上備敞

諛誠佞諛也實意兄弟奢僭上備敞諛誠佞諛也實意兄弟奢僭上備敞諛誠佞諛也實意兄弟奢僭上備敞



朱樂衡列傳第三十三

卷

全宋錢書局  
汲古閣本

後漢書四十三

鄧彪 徐防 胡廣

張禹 張敞

鄧張徐張胡列傳第三十四

范曄

後漢書四十四

唐章懷太子賢注

鄧彪字智伯南陽新野人

續漢書曰其先楚人鄧況始居新野子孫以農桑為業

太傅禹之宗也父

邯中興初曰功封郟侯

郟音曷庚反

仕至渤海太守彪少勵志修孝行父

卒讓國與異母弟荆鳳

無則

顯宗高其節下詔許焉後仕州郡辟公

府東觀記曰彪與同郡太守武伯翟敬伯陳緩伯失弟伯同志好齊名南陽號曰五伯

五遷桂陽太守永平十七年徵入

為太僕數年喪後母辭疾乞身詔曰光祿大夫行服服竟拜奉車

都尉遷大司農數月代鮑昱為太尉彪在位清白為百僚式視事

四年曰疾乞骸骨元和元年賜策罷贈錢三十萬在所曰二千石

奉終其身又詔太常四時致宗廟之胾

胾祭廟肉也禮凡預祭異姓則歸之胾同姓則留之宴彪不預祭而賜胾重之

河南尹遣丞存問常曰八月旦奉羊酒

東觀記曰賜羊一頭酒二石也和帝即位曰彪

為太傅錄尚書事賜爵關內侯永元初竇氏專權驕縱朝廷多有



諫爭而彪在位修身而已不能有所匡正又嘗奏免御史中丞周  
紆紆前失竇氏旨故頗以此致譏然當時宗其禮讓及竇氏誅曰  
老病上還樞機職詔賜養牛酒而許焉五年春薨于位天子親臨  
弔臨

張禹字伯達趙國襄國人也祖父況族姊為皇祖考夫人皇祖考鉅鹿都尉回

數往來南頓見光武光武為大司馬過邯鄲況為郡吏謁見光武  
光武大喜曰乃今得我大舅乎因與俱北到高邑曰為元氏令遷

涿郡太守後為常山關長會赤眉攻關城況戰歿關縣屬常山郡今定州行唐縣西北有故關邑

城東觀記曰况遷涿郡太守時年八十不任兵馬上疏乞身詔許之後詔問起居何如子欲對曰如故詔曰家人居不足與且以一縣自養復以况為常山關長會赤眉攻關城况出戰死上甚哀之父歆初曰報仇逃亡東觀記曰歆守阜長有報父仇賊自出歆召因詰問曰欲自受其高美與後仕為淮陽相終於汲令東觀記曰歆為相時王新歸國賓客放縱干亂此不同

汲令禹性篤厚節儉東觀記曰禹好學習歐陽父卒汲吏人賻送前後數百

萬悉無所受又曰田宅推與伯父身自寄止永平八年舉孝廉稍

遷建初中拜揚州刺史當過江行部中土民皆曰江有子胥之神

難於濟涉鄒元水經注曰吳王賜子胥死浮尸于江夫差悔與禹將度吏固請不

聽禹厲言曰子胥如有靈知吾志在理察枉訟豈危我哉遂鼓楫

而過歷行郡邑深幽之處莫不畢到親錄囚徒多所明舉吏民希

見使者民懷喜悅怨德美惡莫不自歸焉元和二年轉兗州刺史

亦有清平稱三年遷下邳相徐縣北界有蒲陽坡東觀記曰坡水廣二十里徑且百里在道西其東有田可萬頃頃坡與破同傍多良田而堙廢莫修禹為開水門通引灌溉遂成熟田數百頃勸率吏民假與種糧親自勉勞遂大收穀實鄰郡貧者歸之千餘戶室廬相屬其居成市後歲至墾千餘頃民用溫給東觀記曰禹巡行守舍止大樹下食糲音憊糲也乾飯屑飲水而已後年鄰國貧人來歸之者茅屋草廬千餘戶屠酤成市墾田千餘頃得穀百萬餘斛尉掾也權動郡內有小譴禹令自致徐獄然後正其法徐縣名也東觀記曰禹嘗從行



縣從書佐假車馬什物禹聞知令直符責問聞自長史曰下莫不震肅永元六年

入為大司農拜太尉和帝甚禮之十五年南巡祠園廟禹曰太尉

兼衛尉畱守東觀記曰禹畱守北宮太官朝夕送食賜關登具物除子男盛為郎也聞車駕當進幸江陵曰為不

宜冒險遠驛馬上諫詔報曰祠謁既訖當南禮大江會得君奏臨

漢回輿而旋及行還禹特蒙賞賜延平元年遷為太傅錄尚書事

鄧太后曰殤帝初育音生也欲令重臣居禁內乃詔禹舍宮中給帷帳

牀褥太官朝夕進食五日一歸府每朝見特贊與三公絕席禹上

言方諒闇密靜之時不宜依常有事於苑囿鄭玄注論語曰諒闇謂內廬也尚書曰帝乃徂落四海過密八

音其廣成上林空地宜且曰假貧民太后從之及安帝即位數上

疾乞身詔遣小黃門問疾賜牛一頭酒十斛勸令就第其錢布刀

劍衣物前後累至永初元年曰定策功封安鄉侯食邑千二百戶

與太尉徐防司空尹勤同日俱封其秋曰寇賊雨水策免防勤而

禹不自安上書乞骸骨更拜太尉四年新野君病鄧太后母陰氏皇太后車

駕幸其第禹與司徒夏勤司空張敏俱上表言新野君不安車駕

連日宿止臣等誠竊惶懼臣聞王者動設先置止則交戟清道而

後行清室而後御前書曰舊典天子行幸所至必遺前室令先按行清靜殿中以虞非常離宮不宿所曰重宿衛

也陛下體烝烝之至孝親省方藥恩情發中久處單外百官露止

議者所不安宜且還宮上為宗廟社稷下為萬國子民比三上固

爭乃還宮後連歲災荒府藏虛空禹上疏求人三歲租稅曰助郡

國稟假稟給也假貸也詔許之五年曰陰陽不和策免七年卒于家使者弔

祭除小子曜為郎中長子盛嗣

徐防字謁卿沛國銓人也銓故城今亳州臨渦縣也祖父宣為講學大夫曰易教授

王莽王莽置六經祭酒各一人秩上卿長安國由為講易祭酒宜為講學大夫蓋當屬於祭酒也父憲亦傳宣業防少習父祖

學永平中舉孝廉除為郎防體貌矜嚴占對可觀顯宗異之特補

後漢四十四



尚書郎職典樞機周密畏慎奉事二帝未嘗有過和帝時稍遷司  
 隸校尉出為魏郡太守永元十年遷少府大司農防勤曉政事所  
 在有迹十四年拜司空防已五經久遠聖意難明宜為章句曰悟  
 後學上疏曰臣聞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史記孔  
子沒子  
 夏居西河教弟子三百人為魏文侯師其後諸家分析各有異說前書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  
義垂故春秋為五詩分為四易有數家  
 傳漢承亂秦經典廢絕本文略存或無章句收拾缺遺建立明經  
 博徵儒術開置太學武帝時開學官置  
博士弟子員也孔聖既遠微旨將絕故立博士  
 十有四家漢官儀曰光武中興恢弘稽古易有施孟梁丘賀京房書有歐陽和伯夏侯勝建  
詩有中公轅固韓嬰春秋有嚴彭祖顏安樂禮有戴德戴聖凡十四博士太常差  
選有聰明威重一人為祭酒總領綱紀也設甲乙之科前書曰歲課甲科四十人為郎中乙科二十  
人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補文學掌故曰勉勸學  
 者所已示人好惡改敝就善者也伏見太學試博士弟子皆已意  
 說不修家法諸經為業  
各自名家私相容隱開生姦路每有策試輒興諍訟論  
 議紛錯互相是非孔子稱述而不作但述先聖之  
言不自制作又曰吾猶及史之闕

文古者史官於書事有不知則闕以待能者孔子言吾少時猶  
及見古史官之闕文今則無之矣時多穿鑿也見論語文疾史有所不知而不肯  
 闕也今不依章句妄生穿鑿已遵師為非義意說為得理輕侮道  
 術淺已成俗誠非詔書實選本意改薄從忠二代常道太史公曰夏之  
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  
德故救弊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環周而復始陳音西志反史記儻或作薄專精務本儒  
 學所先臣已為博士及甲乙策試宜從其家章句開五十難已試  
 之解釋多者為上第引文明者為高說若不依先師義有相伐伐  
謂  
 自相攻 皆正已為非五經各取上第六人論語不宜射策雖所失或  
 久差可矯革東觀記防上疏曰試論語本文章句但通度勿以射策冀令學者務本有所一  
心專精師門思核經意事得其實道得其真於此以廣經術尊重聖業有益於  
化雖從來久大經衰微學問  
寢淺誠宜反本改矯其失詔書下公卿皆從防言十六年拜為司徒延平  
 元年遷太尉與太傅張禹參錄尚書事數受賞賜甚見優寵安帝  
 即位已定策封龍鄉侯食邑千一百戶其年已災異寇賊策免就  
 國凡三公已災異策免始自防也東觀記曰郡國被水災比州湮沒死者以千數  
災異數降西羌反叛殺略人東京師淫雨蟲賊



傷稼橋防比上書  
自陳過咎遂策免防卒子衡當嗣讓封於其弟崇數歲不得已乃出就

爵云

張敏字伯達河間鄆人也鄆今瀛州縣也音莫建初二年舉孝廉四遷五年為

尚書建初中有人侮辱人父者而其子殺之肅宗貫其死刑而降

宥之貴寬也音示夜反自後因曰為比是時遂定其議曰為輕侮法敏駁議

曰夫輕侮之法先帝一切之恩不有成科班之律令也夫死生之

決宜從上下猶天之四時有生有殺若開相容恕著為定法者則

是故設姦萌生長罪隙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由從也言設政教可

但使人從之若知其本末愚者或強而不行事見論語也春秋之義子不報讐非子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注云不受誅罪不

而法令不為之滅者曰相殺之路不可開故也今託義者得滅

妄殺者有差使執憲之吏得設巧詐非所曰導在醜不爭之義導

又輕侮之比寔曰繁滋至有四五百科轉相顧望彌復增甚難

曰垂之萬載臣聞師言救文莫如質故高帝去煩苛之法為三章

之約建初詔書有改於古者可下三公廷尉蠲除其敝議寢不省

敏復上疏曰臣敏蒙恩特見拔擢愚心所不曉迷意所不解誠不

敢苟隨眾議臣伏見孔子垂經典阜陶造法律史游急就篇曰阜陶造獄法律存也原其

本意皆欲禁民為非也未曉輕侮之法將曰何禁必不能使不相

輕侮而更開相殺之路執憲之吏復容其姦枉議者或曰平法當

先論生臣愚曰為天地之性唯人為貴殺人者死三代通制今欲

趣生反開殺路一人不死天下受敝記曰利一害百人去城郭夫

春生秋殺天道之常春一物枯即為炭禮記月令曰孟春行夏令則風雨不時草木早落也秋一物

華即為異月令曰仲秋行春令則秋雨不降草木生榮國乃有恐也王者承天地順四時法聖人從經律

願陛下留意下民考尋利害廣令平議天下幸甚和帝從之九年

拜司隸校尉視事二歲遷汝南太守清約不煩用刑平正有理能

後漢四十四



名坐事免延平元年拜議郎再遷潁川太守徵拜司空在位奉法而已視事三歲已病乞身不聽六年春行大射禮陪位頓仆乃策

罷之東觀記載策曰今君所苦未廖有司奏君年體衰羸郊廟禮儀仍有曠廢鼎足之任不可以缺重以職事君其上司空印綬因病篤卒於家

胡廣字伯始南郡華容人也華容縣故城在今荆州東六世祖剛清高有志節平帝

時大司農馬宮辟之值王莽居攝剛解其衣冠懸府門而去遂亡

命交趾隱於屠肆之間後莽敗乃歸鄉里父貢交趾都尉廣少孤

貧親執家苦襄陽者舊記廣父名龍龍妻生廣早卒龍更娶江陵黃氏生康字仲始長大隨輩入郡為散吏太

守法雄之子真從家來省其父真頗知人會歲終應舉雄救真助

其求才雄因大會諸吏真自於牖間密占察之乃指廣曰白雄遂

舉孝廉既到京師試已章奏安帝曰廣為天下第一謝承書曰廣有雅才學究五經古今

郡五遷尚書僕射順帝欲立皇后而貴人有寵者四人莫知所建

議欲探籌曰神定選廣與尚書郭虔史敞上疏諫曰竊見詔書曰

立后事大謙不自專欲假之籌策決疑靈神篇籍所記祖宗典故

未嘗有也恃神任筮既不必當賢就值其人猶非德選夫岐疑形

於自然詩云克岐克嶷鄭志曰岐岐然意有所知也其貌疑然有所識別也倪天必有異表倪音苦見反說文曰倪譬

貌稽之典經斷之聖慮左傳曰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嫡則擇立長年約曰德德鈞以下也政令猶汗往而不

反易曰漢汗其天號王居無咎則向曰汗出而不反者也詔文一下形之四方形見臣職在拾遺憂深責

重是曰焦心冒昧陳聞帝從之曰梁貴人良家子定立為皇后時

尚書令左雄議改察舉之制限年四十曰上儒者試經學文吏試

章奏廣復與敞虔上書駁之曰臣聞君曰兼覽博照為德即明四目達四聰也

臣曰獻可替否為忠左傳曰齊晏子曰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書載稽

疑謀及卿士稽考也考正疑事詩美先人詢於芻蕘詩大雅曰先人有言詢於芻蕘注云詢謀也芻蕘薪

後漢四十四



采者也言有疑事嘗與新采者謀之也 國有大政必議之於前訓諮之於故老必順於典刑訪於

後行之是曰慮無失策舉無過事竊見尚書令左雄議郡舉孝廉皆

限年四十曰上諸生試章句文吏試牋奏周成雜字曰牋表也漢雜事曰凡

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駮議章者需頭稱稽首上以聞謝恩陳事詣闕通者也奏者亦需頭其京

師官但言稽首言下稽首以聞其中有所請若罪法劾案公府送御史臺卿校送謁者臺也表者

不需頭上言臣某言下言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左方下附曰某官臣甲乙上 明詔既許復令臣等得與相參竊惟

王命之重載在篇典禮記曰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尚書曰王言惟作命弗言臣下罔由稟命又曰令出惟行不惟反當令縣於

日月固於金石遺則百王施之萬世詩云天難諶斯不易惟王可

不慎與詩大雅也諶信也斯語詞天之蓋選舉因才無拘定制六奇之策不

出經學前書陳平設六鄭阿之政非必章奏說苑曰子產相鄭內無國中之亂外無

晏子化東阿三年景公召而數之晏子請改道易行明年上計景公迎而賀之晏子對曰甘奇

顯用年乖彊仕史記曰秦欲與燕共伐趙以廣河間之地甘羅年十二使於趙說趙王立

四十強而仕終賈揚聲亦在弱冠前書終年十八為博士弟子自請願以長纓必羈南

總命天子大悅賈誼年十八以誦漢承周秦兼覽殷夏祖德師經參雜霸軌

詩屬文稱於郡中文帝召為博士宣帝曰漢家自有制度聖主賢臣世已致理貢舉之制莫或回革今曰一

臣之言剗戾舊章剗制也便利未明眾心不厭厭服也矯枉變常政之所

重而不訪台司不讓卿士若事下之後議者剗異異之則朝失其

便同之則王言已行臣愚曰為可宣下百官參其同異然後覽擇

勝否詳採厥衷敢曰瞽言冒干天禁韓無目者也不察人君顏色而言如無目之

惟陛下納焉帝不從時陳畱郡缺職尚書史敞等薦廣曰臣聞德

曰旌賢旌明也書曰爵曰建事能建立事明試曰功典謨所美明白考試之有

官辭典咎繇謨皆有此言故云典謨所美也五服五章天秩所作五服謂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服也五者之

五禮有庸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秩序也是曰臣竭其忠君豐其寵服必須章明尚書咎繇謨曰天秩有禮自我

竊見尚書僕射胡廣體真履規謙虛溫雅博物洽聞探賾窮理六

經典與舊章憲式無所不覽柔而不犯文而有禮柔而不犯謂性和柔



貞之性憂公如家不矜其能不伐其勞翼翼周慎行靡玷漏密勿  
夙夜十有餘年心不外顧志不苟進臣等竊已為廣在尚書劬  
勞日久後母年老既蒙簡照宜試職千里匡寧方國詩云厥德不回以受方國陳雷  
近郡今太守任缺廣才略深茂堪能撥煩願已參選紀綱頽俗使  
東修守善有所勸仰廣典機事十年出為濟陰太守已舉吏不實  
免復為汝南太守入拜大司農漢安元年遷司徒質帝崩代李固  
為太尉錄尚書事已定策立桓帝封育陽安樂鄉侯已病遜位又  
拜司空告老致仕尋已特進徵拜太常遷太尉已日食免復為太  
常拜太尉延熹二年大將軍梁冀誅廣與司徒韓續司空孫朗坐  
不衛宮皆減死一等奪爵士免為庶人後拜太中大夫太常九年  
復拜司徒靈帝立與太傅陳蕃參錄尚書事復封故國已病自乞  
會蕃被誅代為太傅總錄如故時年已八十而心力克壯盛立之荆州記曰菊水出

穢將芳菊被渾水極甘香谷中皆飲此水上壽百二十七八十者猶以為  
天太尉胡廣所患風疾休沐南歸恒飲此水後疾遂瘳年八十二薨也  
繼母在堂朝夕  
瞻省傍無几杖言不稱老禮記曰夫為人子者道言不稱老及母卒居喪盡哀率禮無  
愆性溫柔謹素常遜言恭色也達練事體明解朝章雖無蹇直  
之風屢有補闕之益故京師諺曰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  
胡公庸常也中和可常行之德也孔子曰中庸之為德其至矣乎及其李固定策大議不全質帝崩固為太尉與廣及司空趙戒  
議欲立清河王蒜梁冀以蒜年長有德恐為後患盛意立  
籛吾侯志廣戒等囑憚不能與爭而固與杜喬堅守本議  
此譏毀於時自在公台三十餘年歷事六帝廣以順帝漢安元年為司空至靈帝熹平元年薨二十一年也  
六帝謂安順也禮任甚優每遜位辭疾及免退田里未嘗滿歲輒復升進  
凡一履司空再作司徒三登太尉又為太傅其所辟命皆天下名  
士與故吏陳蕃李咸竝為三司謝承書曰咸字元卓汝南西平人孤特自立家貧母老常躬耕稼以奉養學魯詩春秋公羊傳三禮  
三府並辟司徒胡廣舉茂才除高密令政多奇異青州表其狀建寧二年自大鴻臚拜太尉自在  
相位約身率下常食脫粟飯醬菜而已不與州郡交通刺史二千石牋記非公事不發省以老乞  
骸骨見許悉還所賜物乘轎牛車使子男御晨發京  
師首僚追送盈塗不能得見家舊貧狹庇蔭草廬  
蕃等每朝會輒稱疾避廣時



人榮之年八十二熹平元年薨使五官中郎將持節奉策贈太傅安樂鄉侯印綬給東園梓器謁者護喪賜冢塋於原陵諡文恭侯拜家一人為郎中故吏自公卿大夫博士議郎以下數百人皆縗經殯位自終及葬漢興以來人臣之盛未嘗有也初揚雄依虞箴作十二州二十五官箴揚雄傳曰箴莫大於虞箴故遂作九州箴左傳曰昔周辛甲之州經啓九道人有變廟祿有茂草各有攸慮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於原獸志其國悔而思其德武不可重用不效于夏家獸臣司原故告僕夫其九箴亡闕後涿郡崔駰及子瑗又臨邑侯劉駒增補十六篇廣復繼作四篇文甚典美乃悉換次首目為之解釋名曰百官箴凡四十八篇其餘所著詩賦銘頌箴弔及諸解詁凡二十二篇熹平六年靈帝思感舊德乃圖畫廣及太尉黃瓊於省內詔議郎蔡邕為其頌云謝承書載其頌曰巖巖山嶽配天作輔降神有周生申及甫允茲漢室誕育二后曰劬曰黃方軌齊武惟道之淵惟德之敷股肱元首代作心齊天之烝人有則有類我切我黃鍾厥純謠魏魏特進仍踐其位赫赫三事七佩其絃奕奕四牡沃若六轡袞職能章其文有蔚參驪乾台窮寵極貴功加八荒羣生以遂超哉逸乎莫與為二

論曰爵任之於人重矣全喪之於生大矣懷祿已圖存者仕子之恒情審能而就列者出身之常體列位也夫紆於物則非己直於志則犯俗犯曲也辭其艱則乖義徇其節則失身徇營也統之方軌易因險塗難御統者總論上事也方軌謂平路也若履平路易可因循如踐險塗則難免顛覆也故昔人明慎於所受之分遲遲於岐路之間也呈材效職則受之分明矣遲遲疑不俞之貌也明其分則不可妄進如令志行無牽於物臨生不先其存後世何貶焉守志直道視死如歸則後之人何從而貶責矣古人曰宴安為戒豈數公之謂乎左傳曰宴安酖毒不可懷也

贊曰鄧張作傳無咎無譽敏正疑律防議章句胡公庸庸飾情恭貌朝章雖理據正或橈橈曲也易曰棟橈凶也



鄧張徐張胡列傳第三十四

金錢書局所  
汲古閣本

後漢書四十四

袁張韓周列傳第三十五

范曄 後漢書四十五  
唐章懷太子賢注

袁安 子 敬  
張輔 韓 棧  
周 榮

袁安字邵公汝南汝陽人也祖父良習孟氏易孟喜字長卿東海人明  
易為丞相豫見前書平

帝時舉明經為太子舍人續漢志曰太子舍人  
秋比二百石無員建武初至成武令成武令  
曹州縣安

少傳良學為人嚴重有威見敬於州里初為縣功曹續漢志曰縣功曹  
史主選署功勞

奉檄詣從事從事因安致書於令續漢志曰每州刺  
史皆有從事史安曰公事自有郵

驛私請則非功曹所持辭不敢受從事瞿然而止瞿音九  
具反後舉孝廉

汝南先賢傳曰時大雪積地丈餘洛陽令自出案行見人家皆除雪出有乞食者至袁安門無有  
行路謂安已死令人除雪入戶見安僵卧問何以不出安曰大雪人皆餓不宜干人令以為賢舉  
為孝廉也除陰平長任城令陰平縣故城在今沂州承  
縣西南任城今兗州縣也所在吏人畏而愛之永平

十三年楚王英謀為逆事下郡覆考明年三府舉安能理劇拜楚

郡太守是時英辭所連及繫者數千人顯宗怒甚吏案之急迫痛

自誣死者甚眾安到郡不入府先往案獄理其無明驗者條上出



之府丞掾史皆叩頭爭言為阿附反虜法與同罪不可安曰如有不合太守自當坐之不日相及也遂分別具奏帝感悟即報許得出者四百餘家歲餘徵為河南尹政號嚴明然未曾言臧罪鞠人常稱曰凡學仕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希牧守錮人於聖世尹所不忍為也聞之者皆感激自勵在職十年京師肅然名重朝廷建初八年遷太僕元和二年武威太守孟雲上書北虜既已和親而南部復往抄掠北單于謂漢欺之謀欲犯邊宜還其生口言安慰之詔百官議朝堂公卿皆言夷狄謫詐求欲無厭諫亦既得生口當復妄自誇大不可開許安獨曰北虜遣使奉獻和親有得邊生口者輒言歸漢此明其畏威而非先違約也雲言大臣典邊不宜負信於戎狄還之足示中國優貸而使邊人得安誠便司徒桓虞改議從安太尉鄭弘司空第五倫皆恨之弘因大言激勵虞曰諸言當

還生口者皆為不忠虞廷叱之倫及大鴻臚韋彪各作色變容司隸校尉舉奏安等皆上印綬謝肅宗詔報曰久議沈滯各有所志蓋事曰議從策由眾定閭閻衍得禮之容閭閻忠正貌寢嘿抑心更非朝廷之禍君何尤而深謝其各冠履帝竟從安議明年代第五倫為司空章和元年代桓虞為司徒和帝即位竇太后臨朝后兄車騎將軍憲北擊匈奴安與太尉宋由司空任隗及九卿詣朝堂上書諫曰為匈奴不犯邊塞而無故勞師遠涉損費國用微功萬里非社稷之計書連上輒寢宋由懼遂不敢復署議而諸卿稍自引止唯安獨與任隗守正不移至免冠朝堂固爭者十上太后不聽眾皆為之危懼安正色自若竇憲既出而弟衛尉篤執金吾景各專威權公於京師使客遮道奪人財物景又擅使乘驛施檄緣邊諸郡發突騎及善騎射有才力者漁陽鴈門上谷三郡各遣吏



將送詣景第有司畏憚莫敢言者安乃劾景擅發邊兵驚惑吏人  
 二千石不待符信而輒承景檄當伏顯誅又奏司隸校尉河南尹  
 阿附貴戚無盡節之義續漢書曰安奏司隸  
鄭據河南尹蔡嵩請免官案罪竝寢不報憲景  
 等日益橫盡樹其親黨賓客於名都大郡袁山松書曰河南尹王調漢陽太守  
朱敞南陽太守蒲殷高丹等皆其賓滿  
 皆賦斂吏人更相賂遺其餘州郡亦復望風從之安與任  
 隗舉奏諸二千石又它所連及貶秩免官者四十餘人竇氏大恨  
 但安隗素行高亦未有言害之時竇憲復出屯武威明年北單于  
 為耿夔所破遁走烏孫塞北地空餘部不知所屬憲曰矜已功欲  
 結恩北虜乃上立降者左鹿蠡王阿佟徒冬反為北單于置中郎將領  
 護如南單于故事事下公卿議太尉宋由太常丁鴻光祿勳耿秉  
 等十人議可許安與任隗奏曰為光武招懷南虜非謂可永安內  
 地正曰權時之算可得捍禦北狄故也今朔漠既定宜令南單于

反其北庭并領降眾無緣復更立阿佟曰增國費宗正劉方大司  
 農尹睦同安議事奏未曰時定安懼憲計遂行乃獨上封事曰臣  
 聞功有難圖不可豫見事有易斷較然不疑伏惟光武皇帝本所  
 曰立南單于者欲安南定北之策也恩德甚備故匈奴遂分邊境  
 無患孝明皇帝奉承先意不敢失墜赫然命將爰伐塞北至於章  
 和之初降者十萬餘人議者欲置之濱塞東至遼東濱也太尉宋由  
 光祿勳耿秉皆曰為失南單于心不可先帝從之陛下奉承鴻業  
 大開疆宇大將軍遠師討伐席卷北庭此誠宣明祖宗崇立鴻勳  
 者也宜審其終曰成厥初伏念南單于屯先父舉眾歸德自蒙恩  
 曰來四十餘年三帝積累曰遺陛下陛下深宜遵述先志成就其  
 業況屯首唱大謀空盡北虜輟而弗圖更立新降曰一朝之計違  
 三世之規失信於所養建立於無功由秉實知舊議而欲背棄先



恩夫言行君子之樞機易曰言行者君子之樞機賞罰理國之綱紀論語

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行焉今若失信於一屯則百蠻不敢復

保誓矣又烏桓鮮卑新殺北單于凡人之情咸畏仇讐今立其弟

則二虜懷怨兵食可廢信不可去論語孔子曰足食足兵人信之矣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曰去食曰去信曰去信則去矣

域歲七千四百八十萬今北庭彌遠其費過倍是乃空盡天下而

非建策之要也詔下其議安又與憲更相難折憲險急負執言辭

驕訐訐謂發揚人之惡至詆毀安稱光武誅韓歆戴涉故事安終不移大司徒

帝讀陳書自殺大司徒帝讀陳書自殺大司徒憲竟立匈奴降者右鹿蠡王於除鞬為單于鞬

後遂反叛卒如安策安曰天子幼弱外戚擅權每朝會進見及

與公卿言國家事未嘗不噫嗚流涕噫音醫又乙戒反嗚音自天子及大

臣皆恃賴之四年春薨朝廷痛惜焉後數月竇氏敗帝始親萬機

追思前議者邪正之節乃除安子賞為郎策免宋由曰尹睦為太

尉劉方為司空睦河南人薨於位方平原人後坐事免歸自殺初

安父沒母使安訪求葬地道逢三書生問安何之安為言其故生

乃指一處云葬此地當世為上公須臾不見安異之於是遂葬其

所占之地故累世隆盛焉安子京敞最知名京字仲譽習孟氏易

作難記三十萬言初拜郎中稍遷侍中出為蜀郡太守子彭字伯

楚少傳父業歷廣漢南陽太守順帝初為光祿勳行至清為吏麤

袍糲食終於議郎尚書胡廣等追表其有清絜之美比前朝貢禹

第五倫貢禹元帝御史大夫經未蒙顯贈當時皆嗟歎之彭弟湯字仲河

少傳家學諸儒稱其節多歷顯位桓帝初為司空曰豫議定策封

安國亭侯食邑五百戶累遷司徒太尉曰災異策免卒諡曰康侯

風俗通曰湯時年八風俗通曰湯時年八湯長子成左中郎早卒次子逢嗣逢字周陽曰累世



三公子寬厚篤信著稱於時靈帝立逢曰太僕豫議增封三百戶  
 後為司空卒於執金吾朝廷曰逢嘗為三老特優禮之賜曰珠書  
 特詔祕器前書曰董賢死以砂書棺音義云以珠砂畫之也珠與朱同祕器棺也飯含珠玉二十六品穀梁傳曰使貝玉曰含  
 五官中郎將持節奉策贈曰車騎將軍印綬加號特進諡曰宣文  
 侯子基嗣位至太僕逢弟隗少歷顯官隗字次陽先逢為三公時中常侍  
 袁赦隗之宗也用事於中曰逢隗世宰相家推崇曰為外援故袁  
 氏貴寵於世富奢甚不與它公族同獻帝初隗為太傅成子紹逢  
 子術自有傳董卓忿紹術背己遂誅隗及術兄基等男女二十餘  
 人

敞字叔平少傳易經教授曰父任為太子舍人和帝時歷位將軍  
 大夫侍中出為東郡太守徵拜太僕光祿勳元初三年代劉愷為  
 司空明年坐子與尚書郎張俊交通漏泄省中語策免敞廉劭不

阿權貴失鄧氏旨遂自殺張俊者蜀郡人有才能兄龕竝為尚書  
 郎年少勵鋒氣郎朱濟丁盛立行不修俊欲舉奏之二人聞恐因  
 郎陳重雷義往請俊俊不聽因其私賂侍史使求俊短得其私書  
 與敞子遂封上之皆下獄當死俊自獄中占獄吏上書自訟占謂口授也前

書曰陳遵憑几口占書吏是也書奏而俊獄已報請奏報論死也廷尉將出穀門臨行刑穀門洛陽城北而中門也

鄧太后詔馳騎曰減死論俊假名上書謝曰臣孤恩負義自陷重  
 刑情斷意訖無所復望廷尉鞫遣歐音一刀在前棺絮在後魂魄飛

揚形容已枯陛下垂澤曰臣嘗在近密謂為尚書郎識其狀貌傷其眼目

留心曲慮特加徧覆喪車復還白骨更肉披棺發椁起見白日天

地父母能生臣俊不能使臣俊當死復生陛下德過天地恩重父

母誠非臣俊破碎骸骨舉宗腐爛所報萬一臣俊徒也不得上書

不勝去死就生驚喜踴躍觸冒拜章當時皆哀其文朝廷由此薄



敞罪而隱其死曰三公禮葬之復其官子盱況子盱後至光祿勳時大將軍梁冀擅朝內外莫不阿附唯盱與廷尉邯鄲義正身自守及桓帝誅冀使盱持節收其印綬事已具梁冀傳

闕字夏甫彭之孫也少勵操行苦身修節父賀為彭城相風俗通曰賀字元服祖父

京為侍中安帝始加元服百僚會賀臨闕往省謁變名姓徒行無旅既至府門

連日吏不為通會阿母出見闕驚謝承書曰乳母從內出見在門側面貌消瘦為其垂泣闕厚丁密此間不知吾慎勿宣露也

入白夫人乃密呼見既而辭去賀遣車送之闕稱眩疾不肯乘反

郡界無知者及賀卒郡闕兄弟迎喪不受賻贈纒經扶柩冒犯寒

露體貌枯毀手足血流見者莫不傷之服闕累徵聘舉召皆不應

居處陋陋已耕學為業從父逢隗竝貴盛數饋之無所受闕見時

方險亂而家門富盛常對兄弟歎曰吾先公福祚後世不能已德

守之而競為驕奢與亂世爭權此即晉之三卻矣三卻謂卻錡卻準卻至皆晉卿也各驕奢為厲

公所殺事見左傳延熹末黨事將作闕遂散髮絕世欲投迹深林已母老不

宜遠遁乃築土室四周於庭不為戶自牖納飲食而已且於室中

東向拜母母思闕時往就視母去使自掩閉兄弟妻子莫得見也

及母歿不為制服設位時莫能名或曰為狂生潛身十八年黃巾

賊起攻沒郡縣百姓驚散闕誦經不移賊相約語不入其閭鄉人

就闕避難皆得全免年五十七卒於土室汝南先賢傳曰闕臨卒教其子曰勿設墳棺但著禪衫疏布單衣幅

巾襪戶於板牀之上以五百擊為藏二弟忠弘節操皆亞於闕忠字正甫與同郡范滂為

友俱證黨事得釋語在滂傳初平中為沛相沛王琮相也琮光武八代孫也乘葦車到

官曰清亮稱及天下大亂忠棄官客會稽上虞縣名城在今越州餘姚縣西一見太

守王朗徒從整飾心嫌之遂稱病自絕王朗字景興肅之父也魏志有傳謝承書曰忠乘船載笠蓋詣朗見朗左右僮

從皆著青絳采衣非其奢麗即辭疾發而退也後孫策破會稽忠等浮海南投交阯獻帝都許徵

為衛尉未到卒弘字邵甫恥其門族貴執乃變姓名徒步師門從



師不應徵辟終於家

謝承書曰弘嘗入京師太學其從父逢為太尉呼弘與相見遇逢宴會作樂弘伏稱頭痛不聽音聲而退遂不復往紹術兄弟亦不

與忠子祕為郡門下議生黃巾起祕從太守趙謙擊之軍敗祕與

功曹封觀等七人以身扞刃皆死於陳謙曰得免詔祕等門閭號

曰七賢謝承書曰祕字承靈封觀與主簿陳端門下督范仲禮賊曹劉偉德主封觀者有

志節當舉孝廉曰兄名位未顯恥先受之遂稱風疾暗不能言火

起觀屋徐出避之忍而不告後數年兄得舉觀乃稱損而仕郡焉

謝承書曰觀字孝起南頓人也

論曰陳平多陰謀而知其後必廢

承相陳平為高祖謀臣出六奇歎曰我多陰謀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廢以吾多陰謀禍也其後

會孫掌以衛氏親戚貴達願得續封而終不得也

邴吉有陰德夏后勝識其當封及子孫武帝未戾太子巫蠱

事起邴吉為廷尉監時宣帝年一歲坐太子事繫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於是遣使者

分條中都官詔獄繫者亡輕重一切皆殺之內者令郭穰至邴郡獄吉閉門扞拒曰它人無辜猶

不可況親曾孫乎穰不得入還以聞上曰天使之也因大赦天下曾孫賴吉得立宣帝立吉為丞

相未及封而病上憂吉不起夏后勝曰此未死也臣聞有陰德者必養其樂以及子孫後吉病愈

封博陽侯薨子顯嗣甘露中削爵為關內侯至孫昌復封博陽侯傳子至孫王莽敗乃絕

終陳掌不侯而邴昌紹國雖有不類

未可致詰其大致歸然矣袁公竇氏之間乃情帝室乃情猶引義雅

正可謂王臣之烈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烈業也及其理楚獄未嘗鞠人於臧罪其

仁心足曰覃乎後昆覃也子孫之盛不亦宜乎此論並華

張酺字孟侯汝南細陽人趙王張敖之後也敖父耳自楚降漢高祖封為趙王敖嗣後有罪廢為宣平侯

敖子壽封細陽之池陽鄉後廢因家焉酺少從祖父充受尚書能

傳其業東觀記曰充與光武同門學光武即位求問充充已死又事太常桓榮勤力不怠聚徒曰百

數永平九年顯宗為四姓小侯開學於南宮少侯解見明紀也置五經師酺以

尚書教授數講於御前曰論難當意除為郎賜車馬衣裳遂令入

授皇太子酺為人質直守經義每侍講間隙數有匡正之辭曰嚴

見憚東觀記曰太子家時為奢侈物未嘗不正諫甚見重焉及肅宗即位擢酺為侍中虎賁中郎將數

月出為東郡太守酺自己嘗經親近未悟見出意不自得得也上疏

辭曰臣愚已經術給事左右少不更職不曉文法猥當剖符典郡



班政千里必有負恩辱位之咎臣竊私自分殊不慮出城闕冀蒙  
 留恩託備冗官羣僚所不安耳目所聞見不敢避好醜詔報曰經  
 云身雖在外乃心不離王室尚書康王之誥曰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也典城臨民益所已  
 報效也好醜必上不在遠近好醜謂善惡也言事之善惡必以聞上此即報效豈拘外內也今賜裝三十萬  
 其亟之官黼雖儒者而性剛斷下車擢用義勇搏擊豪強長吏有  
 殺盜徒者黼輒案之曰為令長受臧猶不至死盜徒皆飢寒傭係  
 何足窮其法乎郡吏王青者謝承書曰青字公然東郡聊城人也祖父翁與前太守翟義  
 起兵攻王莽及義敗餘眾悉降翁獨守節力戰莽遂燔燒之父隆  
 建武初為都尉功曹青為小史與父俱從都尉行縣道遇賊隆曰  
 身衛全都尉遂死於難青亦被矢貫咽音聲流喝流或作嘶喝音一介反廣蒼曰聲之幽也  
 郡守曰青身有金夷竟不能舉夷傷也黼見之歎息曰豈有一門忠義  
 而爵賞不及乎遂擢用極右曹漢官儀曰督郵功曹郡之極位乃上疏薦青三世死節

宜蒙顯異奏下三公由此為司空所辟東觀記曰青從此除步兵司馬自黼  
 出後帝每見諸王師傅嘗言張黼前入侍講屢有諫正問問惻惻  
 出於誠心可謂有史魚之風矣閻闔忠正也惻惻懇切也史魚衛大夫名鱗字子魚孔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也  
 元和二年東巡狩幸東郡引黼及門生并郡縣掾史竝會庭中帝  
 先備弟子之儀使黼講尚書一篇然後修君臣之禮東觀記曰時使尚書令王鮪與黼相  
 人鄭據時為司隸校尉奏免執金吾竇景景後復位遣掾夏猛私  
 謝黼曰鄭據小人為所侵冤聞其兒為吏放縱狼籍取是曹子一  
 人足曰警百黼大怒即收猛繫獄檄言執金吾府疑猛與據子不  
 平驕稱卿意曰報私讎會有贖罪令猛乃得出東觀記曰據字平卿黎陽人也為侍御史轉司隸校尉也  
 頃之徵入為河南尹竇景家人復擊傷市卒吏捕得之景怒遣緹  
 騎侯海等五百人歐傷市丞說文曰緹帛丹黃色也漢官儀曰執金吾有緹騎黼部吏楊章等窮究

後漢四十五



正海罪徒朔方景忿怒乃移書辟章等六人為執金吾吏欲因報之章等惶恐入白酺願自引臧罪曰辭景命酺即上言其狀竇太后詔報自今執金吾辟吏皆勿遣及竇氏敗酺乃上疏曰臣實愚慙不及大體鄭玄注周禮云蠢愚疑駭也蠢音陟降反曰為竇氏雖伏厥辜而罪刑未著後世不見其事但聞其誅非所曰垂示國典貽之將來宜下理官與天下平之平之謂平論其罪也方憲等寵貴羣臣阿附唯恐不及皆言憲受顧命之託懷伊呂之忠臨終之命曰顧命至乃復比鄧夫人於文母臣賢按鄧夫人即穰侯按其實靈女婿郭舉父子同謀殺害與竇氏同誅語在憲傳故張酺論憲兼及其黨稱鄧夫人者猶如前書霍光妻稱霍顯郭太伯母號郭夫人之類也文母文王之妻也詩曰既有烈考亦有文母今嚴威既行皆言當死不復顧其前後考折厥衷臣伏見夏陽侯壞每存忠善前與臣言常有盡節之心檢救賓客未嘗犯法臣聞王者骨肉之刑有三宥之義過厚不過薄禮記曰公族有罪獄成有司讞之有司又曰在大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大辟公又曰宥之及三宥不對走出致刑於甸人公又使人迫之曰雖然必宥之有司曰無及也反命於公公素服如其倫之喪也今議

政

者為瓌選嚴能相恐其迫切必不完免宜裁加貸宥曰崇厚德和帝感酺言徒瓌封就國而已永元五年遷酺為太僕數月代尹睦為太尉漢官儀曰睦字伯師河南鞏人也數上疏曰疾乞身薦魏郡太守徐防自代帝不許使中黃門問病加曰珍羞賜錢三十萬酺遂稱篤時子蕃曰郎侍講帝因令小黃門敕蕃曰陰陽不和萬人失所朝廷望公思惟得失與國同心而託病自絜求去重任誰當與吾同憂責者非有望於斷金也斷金解在皇后紀司徒固疾司空年老時司徒劉方司空張奮也公其偃僕勿露所敕偃僕言恭敬從命也左氏傳曰一命而偃再命而偃三命而俯酺惶恐詣闕謝還復視事酺雖在公位而父常居田里酺每有遷職輒一詣京師常來候酺適會歲節公卿罷朝俱詣酺府舉酒上壽極歡卒日眾人皆慶羨之及父卒既葬詔遣使齋牛酒為釋服後曰事與司隸校尉晏稱會於朝堂酺從容謂稱曰三府辟吏多非其人稱歸即奏令三府各實其掾



史黼本曰私言不意稱奏之甚懷恨會復其謝闕下黼因責讓於  
 稱稱辭語不順黼怒遂延吐之稱乃劾奏黼有怨言天子曰黼先  
 帝師有詔公卿博士朝臣會議司徒呂蓋奏黼位居三司知公門  
 有儀不屏氣鞠躬曰須詔命反作色大言怨讓使臣不可曰示四  
 遠司隸校尉督大姦猶無所不察故曰使臣也於是策免黼歸里舍謝遣諸生閉門不通賓客  
 左中郎將何敞及言事者多訟黼公忠帝亦雅重之十五年復拜  
 為光祿勳數月代魯恭為司徒月餘薨乘輿縞素臨弔賜冢塋地  
 賜贈恩寵異於它相黼病臨危救其子曰顯節陵埽地露祭欲率  
 天下曰儉顯節明帝陵也明帝遺詔無起寢廟故言埽地而祭也故黼遵奉之吾為三公既不能宣揚王化令  
 吏人從制豈可不務節約乎其無起祠堂可作橐蓋廡施祭其下  
 而已應原曾孫濟好儒學華嶠書曰蕃生若磐生濟濟字元江肅帝初賜賜濟明習典訓為侍講光和中至司空  
 病罷及卒靈帝曰舊恩贈車騎將軍關內侯印綬其年追濟侍講

有勞封子根為蔡陽鄉侯濟弟喜初平中為司空

韓稜字伯師潁川舞陽人弓高侯頹當之後也頹當韓王信之子見前書世為鄉里

著姓父尋建武中為隴西太守稜四歲而孤養母弟曰孝友稱及

壯推先父餘財數百萬與從昆弟鄉里益高之初為郡功曹太守

葛典中風病不能聽政稜陰代典視事出入二年令無違者典子

嘗發教欲署吏稜拒執不從因令怨者章之章謂令上章告言之事下按驗吏

曰稜掩蔽典病專典郡職遂致禁錮顯宗知其忠後詔特原之由

是徵辟五遷為尚書令與僕射鄧壽尚書陳寵同時俱曰才能稱

肅宗嘗賜諸尚書劔唯此三人特曰寶劔自手署其名曰韓稜楚

龍淵晉太康記汝南西平縣有龍泉水可淬刀劔特堅利汝南即楚分野鄧壽蜀漢文陳寵濟南椎成椎音直追反漢官儀

得漢文寵敦朴善不見外故得椎成和帝即位侍中寶憲使人刺



殺齊殤王子都鄉侯暢於上東門有司畏憲咸委疑於暢兄弟詔遣侍御史之齊案其事稜上疏曰為賊在京師不宜捨近問遠恐為姦臣所笑竇太后怒曰切責稜稜固執其議及事發果如所言憲惶恐白太后求出擊北匈奴曰贖罪稜復上疏諫太后不從及憲有功還為大將軍威震天下復出屯武威會帝西祠園陵詔憲與車駕會長安及憲至尚書曰下議欲拜之伏稱萬歲稜正色曰夫上交不諂下交不贖易下繫之辭也禮無人臣稱萬歲之制議者皆慙而止尚書左丞王龍私奏記上牛酒於憲稜舉奏龍論為城旦前書音且輕刑之名也書且司寇虜夜襲集長城故曰城旦稜在朝數薦舉良吏應順呂章周紆等皆有名當時及竇氏敗稜典按其事深竟黨與數月不休沐帝曰為憂國忘家賜布三百匹遷南陽太守特聽稜得過家上冢鄉里曰為榮稜發擿姦盜郡中震慄政號嚴平數歲徵入為太僕九年冬代張

奮為司空明年薨子輔安帝時至趙相趙王良孫稜孫演順帝時為

丹楊太守政有能名桓帝時為司徒伯南大將軍梁冀被誅演坐阿

黨抵罪曰減死論遣歸本郡華嶠書曰梁皇后崩梁貴人大幸將立大將軍冀欲分其寵謀冒姓為貴人父演陰許諾及冀誅事發演坐抵

罪後復徵拜司隸校尉

周榮字平孫廬江舒人也肅宗時舉明經辟司徒袁安府安數與

論議甚器之及安舉奏竇景及與竇憲爭立北單于事皆榮所具

草竇氏客太尉掾徐齟深惡之魯榮曰子為袁公腹心之謀排奏

竇氏竇氏悍士刺客滿城中謹備之矣榮曰榮江淮孤生蒙先帝

大恩已歷宰二城今復得備宰士榮辟司徒府故稱宰士縱為竇氏所害誠所甘

心故常敕妻子若卒遇飛禍無得殯斂飛禍言倉卒而死也冀曰區區腐身覺

悟朝廷及竇氏敗榮由此顯名自鄆令擢為尚書令出為潁川太

守坐法當下獄和帝思榮忠節左轉其令其縣名屬河內郡故城在今衛州共城縣東即古其國也歲



餘復曰為山陽太守所歷郡縣皆見稱紀曰老病乞身卒于家詔特賜錢二十萬除子男興為郎中興少有名譽永寧中尚書陳忠上疏薦興曰臣伏惟古者帝王有所號令言必弘雅辭必溫麗垂於後世列於典經故仲尼嘉唐虞之文章從周室之郁郁論語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煥乎其有文章又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臣竊見光祿郎周興光祿主郎故曰光祿郎孝友之行著於閨門清麗之志聞於州里蘊積古今博物多聞蘊積也三墳之篇五典之策無所不覽伏義神農黃帝之書曰三墳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曰五典也屬文著辭有可觀採尚書出納帝命為王喉舌尚書為王之喉舌官也李固對策曰今陛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北斗為天之喉舌尚書亦為陛下之喉舌也臣等既愚闇而諸郎多文俗吏鮮有雅才每為詔文宣示內外轉相求請或曰不能而專己自由辭多鄙固興抱奇懷能隨輩棲遲誠可歎慰詔乃拜興為尚書郎卒興子景

景字仲饗辟大將軍梁冀府稍遷豫州刺史河內太守好賢愛士

其拔才薦善常恐不及每至歲時延請舉吏入上後堂與其宴會如此數四乃遣之贈送什物無不充備既而選其父兄子弟事相優異嘗稱曰臣子同貫若之何不厚先是司徒韓演在河內志在無私舉吏當行一辭而已恩亦不及其家曰我舉若可矣豈可令徧積一門故當時論者議此二人景後徵入為將作大匠及梁冀誅景曰故吏免官禁錮朝廷曰景素著忠正頃之復引拜尚書令蔡質漢儀曰延熹中京師游俠有盜發順帝陵賣御物於市市長追捕不得周景以尺一詔召遷司隸校尉左雄詣臺對詰雄伏於廷答對景使虎賁左駿頓頭血出覆面與三日期賊便擒也遷太僕衛尉六年代劉寵為司空是時宦官任人及子弟充塞列位景初視事與太尉楊秉舉奏諸姦猾自將軍牧守曰下免者五十餘人遂連及中常侍防東陽侯侯覽東武陽侯侯瑗皆坐黜朝廷莫不稱之視事二年曰地震策免歲餘復代陳蕃為太尉建寧元年薨曰豫議定策立靈帝追封安陽鄉侯長子崇嗣至甘陵相陵



王理相也理  
即章帝曾孫

中子忠少歷列位累遷大司農

吳書曰忠字嘉謀與朱  
儁其敗李傕於曹陽也

忠子暉前

為洛陽令去官賜歸兄弟好賓客雄江淮間出入從車常百餘乘

及帝崩暉聞京師不安來候忠董卓聞而惡之使兵劫殺其兄弟

忠後代皇甫嵩為太尉錄尚書事曰災異免復為衛尉從獻帝東

歸洛陽

贊曰袁公持重誠單所奉

單盡也

惟德不忘延世承寵孟侯經博侍言

帝帳稜榮事君志同鸛雀

左傳曰見無禮於其君者  
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

袁張韓周列傳第三十五

金陵書局所  
汲古閣本

後漢書四十五

上後